



鑑學要

十

明紀

リ 8
210
10



明史驛要卷四

雲開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盛步青凌烟參閱

恭仁康定景皇帝

諱祁鈺宣宗次子英宗弟在位七年

景泰元年春正月始令輸納者給冠帶

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罪廢者輸草於邊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敬議祇給冠帶其後監生郭佑上言農工商賈不較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賊污吏罷退為民欲掩閭黨之恥納粟納草冠帶還鄉前以貪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重名爵况天下一統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措如此是適以空之啓戎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

月史要

卷四

景帝景泰

210

東方

夏六月吏部尚書王直請迎上皇。

北虜使來議和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帝召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也直首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釋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于謙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紆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傳旨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眾未答直面發赤厲聲曰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言之至再興安語塞既而陞李實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敕書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詔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七月實等至也先營見上皇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為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聖母今上及舊臣數人汝然淚下也先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因言敕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留在这里是一箇閒人我還爾們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兒爾回去務要

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使
差人送去實等辭上皇歸

秋八月上皇至自瓦剌入居南宮。

時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使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善等至虜營也先甚喜許送上皇還京復問曰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先設宴餞行上皇駕起也先率眾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十戶龔遂榮與翰林學士高穀言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十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百官迎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抱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

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未幾濙又請明年正具百官
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

辛未二年冬十二月立團營。

于謙以營政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為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十人有把總三千五百人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為調發謙又請益兵五萬增為十團營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聽謙及石亨內臣劉永成曹吉祥節制以選餘軍歸本營訓練名曰老營備居守京軍之制一變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亨等雖大帥進退賞罰一由謙亨等受成而已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

脫脫不花妻也先姊也也先欲立其姊子為太子脫脫不花不從也先遂殺脫脫不花收其妻子來獻捷于謙言也先雖悔過摠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團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壬申三年夏五月帝廢故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

皇太子

初帝即位欲易儲而難於發太監王誠舒良為帝謀先賜陳循高穀百金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半之以緘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十官黃珌以私怨戕其弟思明知府瑯滅其家珌懼罪遣使走京師生疏請帝密定大計易建東宮以中外之心帝下廷臣會議相顧莫敢言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勿署名無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奏上報可即日簡置東宮官廢故太子為沂王而立見濟

癸酉四年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為國子生

開封教授黃鑾上言納粟拜官衰世有之然未聞納粟貢士者也今以浮薄不教之子納粟進身不數年寄以民社是猶驅虎狼以牧羣羊欲其不恣啖噬得乎章下戶部議不從尋以胡濙言罷之時戶部以邊儲不足請令罷退官非賊罪者輸米二十石給誥敕都給事中劉焯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恥不立者非止賊罪已也賜之誥敕以何為辭若但褒其納粟則是朝廷誥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戶

部尚書金濂不識大體
有此謬舉帝為立已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為僉都御史治沙灣河。

時河決沙灣已七年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議推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治之有貞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乃治渠起張秋金隄引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古金隄以為固外恃梁山泊以為泄河流之旁出者築九堰障之閱五百五十日而工成賜渠名廣濟自是河水北出濟漕阿鄆曹濮間田出沮如者百數十萬頃乃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復建八閘於東昌以平水道山東河患少息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甲戌五年冬十月也先為阿剌所殺。

也先既弑脫脫不花自立為田盛可汗阿剌求為太師不許且殺其二子阿剌怒率眾攻也先殺之未幾韃靼

部守來復殺阿剌奪也先妻并其玉璽求脫脫不花子麻兒立之號小王子自是字來與其屬毛里孩等皆雄視部中韃靼勢復熾

巳亥六年秋八月謫大理寺少卿廖莊為驛丞杖殺御史鍾同。錮禮部郎中章綸於獄。

見濟殤殂同請復立沂王為太子帝不憚越數日綸亦疏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上皇之臣也請於朝望令節一詣南宮率羣臣朝見延安門以展友于之情又言宜復舊皇儲於東宮定天下大本帝震怒執綸同竝下詔獄至是莊復以言沂王事廷杖降謫左右言事由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殺之綸長繫英宗復辟後始釋綸以為禮部侍郎莊亦復官

丙子七年夏五月以宋儒周敦頤程頤朱熹後裔世襲五經博士秋七月以工人蒯祥陸祥為工部侍郎蒯祥木工陸祥石工時稱

為匠官

冬十二月帝有疾。

英宗睿皇帝復位。改元天順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武清侯石亨右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於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於獄。

初帝不豫廷臣請立太子不報至是將南郊帝輿疾宿齋宮召亨令攝祀事亨見帝病甚退與都督張軫張軫左都御史楊善太監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也彬老矣無能為也蓋圖之徐元玉亨即夜至有貞家邀功賞軫吉祥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軫曰已陰達之矣辛巳夜諸人復會於有貞所所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至矣不可失時方有邊警有貞命軫以備非常為名納兵長

安門外亨掌門鑰夜四鼓啓門納之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入見上皇於燭下上皇問故眾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舉兵上遠處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陞座時百官以帝將視朝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於眾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即位謙甫聽宣諭畢即班內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勅同下獄元玉有貞字

以薛瑄為禮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瑄在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嘆曰君子見機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成陳循江淵等於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等為民。

初帝自瓦剌還，廷臣議奉迎禮，文厲聲曰：「公等謂上皇果還耶？」也先不索金帛土地，而遽送駕來耶？眾素畏文，不決而罷。及易儲議起，文率先承命，至是蕭維禎等定讞，坐謙文謀逆，處極刑。文力辨，謙笑曰：「石亨輩意如此，辦何益？」奏上，帝猶豫良久，曰：「謙曾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乃磔謙等家屬。」成邊榜其罪，示天下，自也先之變，謙誓不與俱生，常留宿直廬，不還私第。景帝聞其服用過薄，詔上方製賜，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鑄鑰，甚固，啓視皆賜物也。死之日，陰霾四翳，天下冤之。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

十九日王薨，葬祭如親王，謚曰戾。

三月，直隸山東饑。

遣侍郎周瑄、黃仕傑、僉都御史林聰賑之。聰屢請發帑，帝召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濟，徒為里胥乾沒耳。」賢曰：「有弊勝於無賑。」帝卒從賢議。

夏四月，復立沂王，見深為太子。○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帝憫念振曰：振為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敕賜祠額曰：旌忠。

五月，貶徐有貞、李賢，竄有貞、金齒。

有貞為曹吉祥、石亨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數毀有貞。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於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貞，帝由是疑有貞漏洩。未幾，御史張鵬等欲糾亨他罪，未上，給事中王鉉以告亨，亨與吉祥泣訴於帝，謂內閣實主之，遂下諸御史獄，并逮繫有貞及賢。降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既行，有以匿名書毀斥朝政者，亨、吉祥奏此有貞怨望所為，命追執之。下錦衣衛獄，拷掠無所得。亨、吉祥恐其復用，誣以謀逆，當棄市。詔徙金齒為民，亨敗乃赦還。

六月，以翰林院脩撰岳正入內閣，預機務。秋七月，復以李

賢入內閣。

賢既貶未行，王翱奏賢可大用，遂復命為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閣。賢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帝一日與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何必奪門？」且幸而成功，萬一機事先露，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

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既入閣益感激，思自効。會曹吉祥得匿名書，帝令撰榜格購之，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時吉祥亨恣甚，正請帝裁抑，帝曰：「即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因勸吉祥辭兵柄，二人詣帝前泣請，帝內媿慰諭之，而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已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構蜚語，激帝怒，謫欽州同知。既行，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陳汝言所劾，逮繫詔獄杖。

戍肅州，憲宗嗣位始召還，復修撰。

冬十一月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貪，得賄無算，事覺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耶？」石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初謙等之死，太后為帝備言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帝深銜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故有金齒之行，亨輩卒俱不免。

寅二年春正月釋建庶人文圭。

文圭建文帝子也，成祖幽之中都，號為建庶人。帝憐其無罪，久繫釋之，即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婚娶，出入，文圭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識，未幾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夏五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召賢言政治得失賢因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帝曰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有譖賢妄言者帝因疎賢復密察之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待賢如初

己卯三年春二月石彪有罪伏誅

彪亨從子魁梧驍勇景泰中粗立邊功遷都督為大同遊擊天順初以亨故累進封定遠侯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之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冬十月石亨謀不軌伏誅

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羅旺彥敬杜清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為者眾不知所謂皆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眾股慄莫敢對亨貪恣日甚勢焰燠灼時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

舉事亨信之而彪事發罪連於亨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獄卒死獄中其黨皆坐死

辛巳五年秋七月曹吉祥反伏誅

石亨死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欲謀令從子欽擁兵入宮幽帝於南宮而立皇太子吉祥自為內應夜二鼓宮中聞變四鼓欽黨縱火焚東西皇城門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恭順侯吳瑾與懷寧伯孫鏗分道逆擊大戰於東華門外自辰至午皆擒獲之瑾為欽所殺是晚帝出御午門下吉祥等於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

壬午六年春三月太學廟像皆易木主

從知蘇州府林鶚請也

甲申八年春正月帝崩遺詔罷宮嬪殉葬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

之

二月太子見深即位。三月放宮人。

時日黠無光李賢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宜德至天順間選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悅

夏六月致仕禮部侍郎薛瑄卒。

瑄學以復性為主嘗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卒諡文靖

憲宗純皇帝諱見深英宗長子在位二十三年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詔追復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秩。

釋謙子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遣行人往祭謙墓

丙戌二年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

賢每遇災變必與同官極陳無隱常言內帑餘財不以卹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用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請賑貸恤邊所薦引年富軒輓耽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等皆為名臣卒諡文達

丁亥三年冬十一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景同疏言今川廣未靖遼左多虞三楚豫章赤地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至翰林以論思為職宜宗皇帝御制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非仁義之言乞停止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資財以賑饑恤困則災祲可消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景通判初修撰羅綸糾李賢父喪起服忤旨被黜時以懋等與綸同稱翰林四諫

庚寅六年秋七月皇子生於西內。

皇子即孝宗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者皆墮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知而恚甚令婢鈞治之婢謬報曰病瘖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弱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

辛卯七年春正月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運漕京師軍民互相轉運民運淮徐臨清德州四倉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曰支運宜德間平江伯陳瑄請令民運至是應天巡撫滕昭變為長運法念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曰改兌復加渡江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冬十月立子祐極為皇太子。

太子萬貴妃所生尋患痘疹薨諡曰悼恭

十一月彗星見於紫微。

彗星久見廷臣皆謂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缺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嘗言不見名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耶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

甲午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言延緩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屬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因設制府於固原詔以越為之巡撫總兵而下竝聽節制三邊總制自此始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立朝三十年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卒謚文憲

夏五月始名見皇子於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歎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曰安在太監懷恩頓首曰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我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并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敕禮部以定名為辭於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領之遂定名祐橒頒詔

中外六月紀妃暴卒

冬十一月立子祐橒為皇太子。

時孝肅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治食曰已飯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患成疾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直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冤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鬪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是年夏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為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自直用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覃昌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五品以上京

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眷直不衰仍令密出外刺事御史戴縉者性險躁于進探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遂詔復開西廠

夏四月兵部尚書項忠為民五月謹身殿大學士商輅

引疾歸

初忠倡九卿劾汪真既為奏命郎中姚璧持詣諸尚書署名先詣吏部尹旻却曰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為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耶既署名即遣報直直銜之構忠下獄斥為民直又諧輅納指揮楊暉金輅乞罷聽歸戴縉乞令兩京大臣自陳欲以傾直所不悅者於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辛十七年夏四月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命太監懷恩同法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於熱審於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齋敕張蓋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牘立唯諾趣走惟謹三法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

壬十八年春二月罷西廠

小中官阿丑善詼諧一日於帝前為醉者嫚罵狀人言駕至嫚如故又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時王越陳越媚直結為死黨丑復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鉞陳鉞也帝稍稍寤至是科道徐鏞等交章劾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帝罷之中外欣然

秋九月召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廣東新會人會試不第歸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
端默其中以明心為務久若有得嘗云為學須從靜中
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布政使
彭韶疏薦之授翰林院檢討即謝恩歸學者稱白沙先
生

冬十月太監汪直有罪褫職

其黨王鉞吳綬陳鉞戴縉
並除名為民餘貶謫有差

甲辰二十年秋東廠太監尚銘有罪褫職以太監陳準代之

銘怙寵弄權羅織縉紳贖貨甚於汪直至是卒以貪敗
宥不誅準為人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
此則有司之事也毋大言與焉由是中外安之

丙午二十二年冬十月擢浙江參政馬寅為山東布政使

寅松江華亭人誠心直道無黨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
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身閒過二可

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容避席曰名言也

十二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

輅浙之淳安人申三元立朝正直馬鈞
陽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卒諡文毅

丁未二十三年秋八月帝崩九月太子祐檉即位冬十月除

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弘
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云春來風雨
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至是文祥上疏語過
切直安令吏部選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遂
補咸寧

十一月萬安罷

帝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未署曰臣安進帝
念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庶

吉士鄒智御史姜洪文貴文章列安罪狀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所懸牙牌曰可去矣始惶遽歸第乞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

追諡母紀氏為孝穆皇太后。

明史肇要卷四

明史肇要西女卷五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學范志尹博邨參閱

孝宗敬皇帝

諱佑樞憲宗子
在位十八年

申弘治元年春二月帝耕籍田

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之

罷選淑女

中官郭鏞請預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痛猶新此必宜暨巧為諛辭以動陛下非本心也陛下富於春秋俟祥禫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從之

三月起用言事降謫諸臣。

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機進士李文祥教毓元竝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諸確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狗國必不變節辱身乞擢置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命吏部起用之。

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墓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後復以謙配伍子胥褚遂良岳飛為四忠祠至嘉靖十八年改諡忠肅。

己酉二年秋七月以孔鏞為田州知府。

峒獠犯城眾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伺盡乎眾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即獨乘一馬徑入峒賊露刃出迎鏞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

耳朝廷命我作汝父母官不忍便殺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爾後無復劫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眾錯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終公任不復擾犯眾殺牛馬為麥飯以進鏞飽啖之歸城與之穀帛賊取謝而去。

冬十月吏部侍郎楊守陳卒。

守陳性恬淡權幸欲擾之使所親喻意守陳却之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卒諡文懿。

庚戌三年夏令天下設預備倉。

每十里積糧一萬五千石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少五分者罰俸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辛亥四年秋九月劉吉罷。

吉與萬安劉翊在憲宗朝無所救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至是帝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

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帝不悅使
 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先是萬安尹直被劾罷吉慮科
 道言之乃傾身阿結祈免劾彈左庶子張昇數言十罪
 自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
 一宜亟譴斥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為輕薄
 小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為劉棉花
 以其耐

冬十月以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

壬子五年秋八月更中鹽法

洪武初以大同糧儲路遠費重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
 一石大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
 百斤鬻畢即以原引赴所在繳之謂之開中成化時始
 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為令也至是戶部尚書葉淇名商
 納銀令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
 差視國初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

數百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
 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冬十一月停納粟例

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谷邊亦
 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
 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財進身欲
 其砥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丙辰九年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請革東廠黜為民

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斷獄忤東廠法司承太監
 楊鵬指擬哲等罪徒珪不平生言臣在刑部三年見盜
 賊多東廠鎮撫司所獲有稱校尉挾讐陷或為入報讐
 或受首惡賊令傍人抵罪刑官莫敢改多枉殺人臣願
 陛下革東廠戮楊鵬臣一介微軀自知不免與其死虎
 口孰若死於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死不悔帝以
 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放歸進士孫盤上疏曰近者
 言官劾人率乘勢敗排觸奸倖反出昏吏議者羞之請
 定建言為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
 建白裨國家大體分別擢敘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黜

之、時、不、能、用、

丁巳十年春三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宜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弟以市糶為私利公母以副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侯至彼圖之初塞上糶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儲積充羨

戊午十一年秋九月華蓋殿大學士徐溥罷。

溥性凝重有度在政府十二年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嘗言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能守耳一無所更置卒謚文靖

辛酉十四年秋七月掌國子監禮部侍郎謝鐸上言請澄國學之源

鐸言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藝倫之堂竟為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

冬十月以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大夏辭不許既拜命問曰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晚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癸亥十六年夏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

帝召大夏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帝一日召大夏諭曰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先朝李致省可為鑒戒帝曰卿與我論國事豈致省徇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是亦前代糾封墨敕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

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帝稱善久之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帝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某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甲子十七年春二月定太后周氏祔廟制

太后崩上尊諡曰孝肅睿皇后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誤奏曰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竝祔者帝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帝曰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竝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尋詔罷尊諡仍稱太皇太后立廟別祭

乙丑十八年春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旋釋之

先是夢陽上疏指斥貴戚皇后母金夫人與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帝前泣訴不平帝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帝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帝批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帝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迤邐出遊帝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帝曰近來外事如何大夏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之大帝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朕不得已而下之獄左右皆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堯舜之仁也

夏五月帝崩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當教

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獻欲受命辛卯名東宮論以法祖用賢午刻崩年三十六

太子厚照即位

武宗毅皇帝

諱厚照孝宗子
在位十六年

丙寅正德元年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代之

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可往繡快快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今天下多通租匿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以繡可為尚書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事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戶部尚書韓文竝罷

瑾東宮舊豎也帝即位與其黨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俱用事時號八虎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又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三百餘所畿內大擾文深憤憂之對屬吏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大臣也義與國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毅然改色曰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略曰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一身萬一遊行私而不知赫赫天命皇帝業皆在陛下下一身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壅粉菹醢何補於事乎乞將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先是科道亦交章請急除羣奸健遷與東陽乞誅永成等疏畱中五官監候揚源以星變陳言帝意頗動文率諸大臣極諫帝命司禮監王岳等詣閣議遣瑾等南京健遷欲遂誅之事垂濟而焦芳洩其謀於瑾瑾何損於政若司禮監得入左班官安敢如是帝立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提督東西廠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彬督三十營各據要地文再疏諫不聽健遷即乞休聽歸瑾既得志遂以事褫文職并杖謫諸臣之請畱

健遷者瑾每奏事必傾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每於私第批答章奏辭率鄙冗芳為潤色之東陽頰首而已

十一月以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

芳性險愎劉瑾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

丁卯二年春正月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論事謫貴州龍場驛丞

守仁論救言事南科給事戴銑等劉瑾怒廷杖五十絕而復甦因謫龍場明年四月在途瑾遣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伴投江冠履浮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抗守信之命漁人索尸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遁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場驛

夏四月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敕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

秋八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先是一清以花馬池一帶地勢平漫寇每從此毀牆入固原平涼不能耕牧請修築邊牆帝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尋以一清破冒邊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整力救乃得釋

作豹房

帝為羣閹蠱惑於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戊辰三年春正月下李夢陽錦衣獄

夢陽代韓文草疏劉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念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

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球我唯對山為能球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座上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為公留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為先生脫之海曰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為之援奈何欲為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塞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與之痛飲夢陽得釋歸

夏六月劉瑾執朝士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備言瑾等亂政事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時酷暑有暴死者明日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眾獲宥

秋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大夏以鎮守中官董讓等貪殘請按治帝不能用致仕歸劉瑾與焦芳譖於帝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會田州岑猛叛遂謂大夏前為巡撫時激變逮下詔獄論死都御史屠浦持不可瑾嫚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為婉解瑾詞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頭去觀者歎息泣下

冬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國子監祭酒未至卒。

清福建晉江人飭躬勵行好學安貧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

己巳四年春正月罷總督漕運都御史邵寶。

寶常州無錫人以古文古行知名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銜之勒令致仕寶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容遽色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後瑾誅起為吏部侍郎卒諡文莊

夏四月。王整罷。

整見焦芳專事媵阿。劉瑾驕悖日甚。居常戚戚。乞休去。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卒諡文恪。

冬十月。大學士焦芳致仕。以劉宇為文淵閣大學士。張綵為吏部尚書。

始宇介於焦芳。以結劉瑾。得入為都御史。又以萬金贖瑾。遂晉吏部尚書。至是。瑾欲用綵代宇。乃令宇入閣。宇宴瑾閣中。極懽。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宇乃乞省墓去。綵以瑾同鄉。一歲之中。由郎署掌六卿。變亂。選格賄賂。肆行。金帛奇貨。相望。途巷。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娶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輿載歸。瑾誅宇。削籍。綵以預謀逆。死獄中。仍割尸於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

庚午。五年。夏四月。安化王寘鐸反。

寘鐸。慶靖王曾孫也。與其黨周昂等。潛蓄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苛斂騰怨。寘鐸遂舉兵反。殺東度。及巡撫總兵官。傳檄遠近。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帥兵討寘鐸。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

先是。寧夏遊擊將軍仇鉞屯玉泉營。寘鐸召之。鉞謬以兵隸賊營。自稱疾。堅臥。及一清將至。寘鐸令周昂就鉞。問計。鉞方呻吟。伏卒起。捶殺昂。乃提昂首。麾兵馳縛寘鐸。賊平。封咸寧伯。初。劉瑾欲盡除軋已者。伺間言於帝。調永南京。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歐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恨瑾。至是一清與永西行。一日。歎息泣。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促席。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公班師入見時。上寘鐸偽檄。并述渠亂政兇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必悟。誅瑾。

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生報主乎

六月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鑄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自稱法王其後帝習韃韃語自名忽必烈習回語自名妙吉教爛習番僧語自名領古班丹

秋八月劉瑾伏誅

張永還京獻俘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比夜瑾退永出寘鐻檄因奏瑾不法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馬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明日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政令悉如舊帝親籍瑾家金數百萬珠玉寶玩無算所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鞠午門獄具詔磔於市怨家爭購其肉生敢之諸附瑾者皆竄逐朝署為清

焦芳罷

劉瑾濁亂朝政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始張綵為郎時芳力薦以悅瑾比綵為尚書芳納賄薦人無虛日瑾數於眾中斥責之芳不得已乞歸瑾敗斥為民後流賊趙錄寇河南發其先世冢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

辛未六年夏五月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大夏明識治體愛百姓如已子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容似無官公足以當之先是憲宗好寶玩中貴迎合上意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因命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為兵部尚書大夏為車駕司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珎於國何益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再揖大夏謝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尚書卒諡忠宣

秋七月流賊作亂。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與大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同鄉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帝遊幸之所及為都御史甯杲所逼遂聚眾拒捕有司擒獲彥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帥眾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軍馴至山東河南江淮皆騷然矣八月賊擁眾北上向京師戒嚴又有趙風子名燧霸州文安縣生員為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為盜後與楊虎邢老虎合為一夥轉掠河南七年五月為延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軍追擊之其眾多遁散亡楊虎邢老虎俱死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為僧欲渡江遇武昌軍人趙成執之閏五月劉六劉七彥明等為官軍所敗八月遁走至通州狼山遇颶風舟覆賊盡殲焉

申七年冬十月李東陽罷。

劉瑾誅東陽即上疏乞休不允南京御史張芹劾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陛下任用得

久潛消禍變却又攘以為功冒應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東陽嘗撰瑾父封誥曰積善以貽子孫嘗聞其語揚名以顯父母今見其人又曰號令風行乎天下威名雷動於八方為京師傳笑云至是以老乞休許之家居四年卒諡文正

甲戌九年春三月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宸濠太祖子寧獻王四世孫封國南昌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復革至是又賂伶人臧賢以請於朝許之宸濠既得護衛益驕橫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聽

乙亥十年秋七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思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璣為幢黃金為供具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至臨清漕艘為之阻截入夾江舟大難進易以購艘相連二百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居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以王守仁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夏四月帝練兵西內

時邊將江彬與許泰劉暉錢寧皆賜姓朱氏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兵家彬尤近狎用事帝於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陳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帝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於禁中彬等日狎昵帝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為樂彬等時導帝出宮禁游獵羣臣屢諫不聽

丁丑十二年夏六月秦藩請益封壤不許

秦惠王太子秦王煇之曾孫也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帝許之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大學士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儲承命草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不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

得已王慎之母忽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儲從容回天時咸嘉其善諫

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欲攘權數導帝遠遊使諸倖臣不得迎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何鬱鬱居大內為廷臣所制帝然之至是急裝微服出得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至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閉關不奉詔乃還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關幸宣府彬先為帝建鎮國府第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未幾幸陽和迤北五萬騎入寇諸將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寇引去官軍死者數百人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戊寅十三年夏六月帝自加封鎮國公復如宣府

帝還京師復議北巡楊廷和梁儲等極諫萬衆不宜輕出帝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

命內閣草敕廷和等上言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名具本土請不知陛下將何以自解疏上不省屢遣中官促之廷和稱疾不出召諸面促草敕諸奏曰敕不可草帝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諸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草敕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良久帝悟擲劍而起不復促草敕

己卯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三月帝自加太師敕諭南巡

諭禮部太師鎮國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又諭工部今南行宜亟修黃馬快船閣臣及科道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黃鞏等疏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幸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六事一崇聖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修撰舒芬等亦言陛下兩巡西北四民告病哀號聲徹天今聞南巡民多逃竄非古巡狩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宜鑑博浪拍人之禍郎中張衍瑞等百餘人相繼抗疏諫帝怒甚執六人下鎮撫司掠治餘一百七人

跪闕前十五日旋杖之死者十一人

夏六月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討平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中外無敢言者時帝無儲嗣巡幸不持人情危懼宸濠日夕覬覦聞帝將南巡陰遣樂人張設勾欄雜戲欲邀帝幸會朝廷遣官戒諭又逐其旗校遂決計反會宸濠生日宴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達等明日燧等入謝宸濠令閉門甲士露刃環之詭言太后有密旨燧曰果有旨巡撫大臣當與聞請出觀之宸濠怒叱甲士縛燧達奮身起罵并縛達斬之布政司梁辰胡濂按察司楊璋等皆降賊賊以致仕官李士實舉人劉養正為謀主釋獄囚收府庫遣人分詣郡邑奪印起兵遂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時守仁方奉命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遂還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謀集諸路兵擣賊巢傳檄遠近暴宸濠罪守仁恐賊出長江順流東下乃以計撓之為蠟書遣士實養正令愆患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士實養正勸宸濠疾趨南京宸濠果心疑不敢出諸路勤王兵既集或議救安慶守仁曰九江南康皆為賊據我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

死鬪是腹背受敵也賊精銳悉出守備皆空不如直搗
南昌使彼解圍自救然後逆擊之湖中茂不勝矣衆稱
善文定倍道進夜半破廣順門禽宜春王拱樞宸濠聞
敗急還官軍擊走之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又卽岸爲
營文定先遣五百人募舟四十艘實葦灌油與對江而
軍別遣兵自下流潛渡繞伏賊後黎明發舟乘風縱火
頃刻達賊營宸濠舟膠淺舳艫連給不得發登岸伏兵
夾擊賊大敗挾宮女四人遁萬安知縣王冕追執之并
其世子郡主將軍等數百人初宸濠將反婁妃嘗泣諫
之不聽旣就擒與監軍官言往事卽痛哭且曰昔紂用
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
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帝欲親征楊廷和諫不聽以安邊伯許
泰爲威武副將軍領先鋒趨南京太監張忠左都督劉
暉趨江西令王守仁兼領巡撫事至是守仁平賊之奏
已至仍決意南征江彬等嫉守仁功令縱宸濠於鄱陽
湖候上親征奏凱守仁不可間道趨玉山土書請獻俘
止帝南征不許會張永至杭州守仁乃以宸濠付之身

還南昌忠泰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
守仁撫之愈厚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
守仁曰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耳今有藉可按也忠
泰故嘗納宸濠賂氣懾不敢言會日長至守仁命居民
巷祭且土冢哭時新喪亂悲聲震野京軍離家久皆泣
下思歸忠泰不得已遂班師譖守仁必反帝召守仁立
馳至忠泰沮遏之不令入見乃入九華山宴坐草廬帝
胡知之曰守仁道學人也何謂反乎遣還鎮令更上捷
奏守仁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
平寇亂且盡入諸嬖幸名彬等乃無言

冬十二月如南京

庚辰十五年秋九月帝漁於積水池遂有疾

帝發南京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泛小
舟漁於積水池舟覆左右掖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誅宸濠

帝久駐於外京師洵傳言江彬欲爲變及召諸大臣
人情益懼楊廷和等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符然

後誅宸濠不納趨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即行在執宸濠戮之乃還京師還之日大羅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皆裸體反接揭白幟標其名死者梟於竿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

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還京師三月崩於豹房

先是帝郊祀嘔血輿疾歸逾月益篤至是谷大用張永請閣言帝崩於豹房且議所當立楊廷和舉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等咸贊之乃入啓皇太后頃之中官傳遺詔及太后肯一如廷和請

下江彬獄籍其家

彬知天下惡已又見遺詔罷遣邊兵及威武團練諸營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請內閣探意楊廷和慰以溫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永留彬飯宮中俄而逮旨下與琮神周並下詔獄籍其家黃金七十

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彬既敗張忠與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迎興王厚燠至京師入即位

帝之未至京師也廷和總朝政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草登極詔盡革正德中弊政卹錄言事諸臣中外

大悅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棄市時京師久旱彬誅遂大雨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議宜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愠曰父母若是互易耶其再議觀政進士張璁疏言今陛下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為人後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將毋自絕其父母

武宗正德

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以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得璵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揚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所生者為伯叔不帝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敕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憲曰安得以我子為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啓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請稱興獻王為興獻帝王妃蔣氏為興獻后從之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璵知帝意嚮已著大禮或問以生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為邪說帝手敕加興獻帝后以皇號廷和等上言興獻加稱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竝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尚書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臣執奏編修陳音給事中朱鳴陽御史陳昌等

百有五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璵邪說俱不報元年正月以清寧宮後殿災閣臣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帝不得已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父母三年春尊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明史肇要卷五

明史要卷六

張景星二銘
同錄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學曹庭棟六圃參閱

世宗肅皇帝諱厚熹憲宗次子興獻王子武宗從弟在位四十五年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封王守仁為新建伯

追錄平濠功也

毀佛像拆淫寺

大能仁寺妖僧齊瑞升正德間謀領璽書金印賞賚無算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簿錄財貲及玄明宮佛像毀劫金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償宿逋先是人有建議毀京師諸淫寺者竟寢不行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埏一

夕發檄徧京師悉從拆毀士論偉之

冬十月禁士習詭異。

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鏢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為異學者以陸九淵為簡捷而以宋為支離宜嚴禁以正士習帝曰祖宗表章六經救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論焉

癸未二年夏四月以宋儒朱熹裔孫野為五經博士。

御史王完言熹本婺源人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從之及野老遂令世襲

甲申三年夏六月以張璉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待講學士。

初璉萼同為南京主事兩人日夜竊詆朝議萼上言陛下入繼大統非為人後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并錄侍郎席書員外郎方獻夫疏草以聞下廷臣集議禮臣汪俊請加皇字以備徽稱璉復上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萼言陛下承祖宗大統執政乃無故任己私為不道使陛下終身為無父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與斯議哉疏入帝大喜立召兩人會獻帝已改稱本生皇考詔止弗來兩人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傲先朝馬順故事斃之於廷萼懼不敢出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勛家勛大喜約為內助時給事中張璉等連章劾璉萼及獻夫書諸人章下所司璉彙送刑部尚書趙鑑即列璉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璉萼為學士獻夫為侍講學士切責璉鑑學士豐熙修撰舒芬楊慎張行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願與璉萼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璉萼以議禮驟貴於是間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指抗論廟謨矣

秋七月詔稱獻皇帝為皇考。戊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外郎馬理等於廷。

時廷臣多主楊廷和議力攻張璉桂萼方獻夫之非疏皆留中少卿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為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伏節死義正在今日遂會羣僚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於內帝命中官諭之退不從帝怒執熙等八人下獄慎與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廷帝震怒盡逮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人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杖死編修王相等十有八人自是衣冠喪氣璉等勢益張孝宗遂改稱伯考

乙酉四年秋七月作世廟。

光祿寺署丞何淵請祀皇考於太廟章下廷議羣臣俱上疏爭張璉言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

之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為之入大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為之入大廟禮之不得為也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為百世之室何不可而卿乃怯衆飾奸耶耶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於皇城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名獻皇帝廟

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世廟既成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璉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揚一清等爭之不得石瑤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祭天子亦不輕入何况后妃璉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不聽

丁亥六年夏五月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辭。

欽順見張璉桂萼用事屢召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致之學所著有困知記卒諡文莊

戊子七年夏六月。頒明倫大典於天下。削前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彙為全書。桂萼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譴謫。志陛下之明斷。至是帝自製序文。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毛澄、林俊、蔣冕、毛紀、喬宇、汪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為民。

秋九月。兵部尚書王守仁平斷藤峽徭。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徭尋復熾。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盤據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既平田州。兩江父老遮道言狀。守仁乃潛約兵期。進破牛腸六寺等寨。循橫石江而下。賊眾悉平。初守仁赴廣西。桂萼諷令乘機取交趾。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己丑八年春二月。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卒。

守仁病篤。乞骸骨。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

卹典俱不。隆慶初。贈侯諡文成。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天姿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指。正德初。謫龍場驛丞。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誠警程朱。故有偽學之榜。

三月。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召有司亟賑。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入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重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募瘞遺棄孩。穉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為書。以上詔有司舉行。

秋八月。張璁桂萼罷。九月。召璁還。楊一清罷。

璁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疏論一清及璁萼優劣。其同官王準、陸粲復相繼劾璁萼。引用私人。

日圖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為社稷患帝感悟立罷璉等霍韜攘臂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璉等俱以清力為璉等辯雪謂察之効實一清族之臣與璉等俱以議禮進璉等去臣不得獨留帝即召璉等還貶準典史榮驛丞韜再疏詆一清帝命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尚書許讚請削一清籍璉等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寬假實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冬十二月詔革天下鎮守內臣。

庚寅九年春二月皇后親蠶於北郊。

帝從給事中夏言請作先蠶壇於北郊皇后行親蠶禮明年以北郊出入未便命於西苑行之

夏六月移祀姚廣孝大興隆寺。

禮官李時與張璉桂萼議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從之

秋九月前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許永曾盜庫金及殺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詔法司推問張璉從中主之坐一清受賕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死久之復其官諡文襄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為璉等所軋不獲以恩禮終士論甚惜之

冬十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帝以孔廟籩豆十二牲用犢儀同祀天非正禮其諡號章服悉宜改正張璉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祠宇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木主籩豆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止稱先賢先儒從之

辛卯十年夏閏六月前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卒。

遷學術純正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孝宗稱賢相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卒諡文正

秋八月無逸殿函風亭成。

九月帝御函風亭召大學士翟鑾等論曰茲當秋成之期與御等同觀收穫農之勞苦見於紙上不如親見之為真我聖祖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為粒粒皆辛苦也

壬辰十一年秋九月彗星見東井。

科臣柴洪劾汪鉉奸暴帝怒命奪洪俸魏良弼秦鰲劾張孚敬權奸帝令孚敬自陳准致仕編修楊名士言鉉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首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建言諸臣譴罰已久未蒙收錄是偏於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並竭又崇信真人邵元節不稽之言設醮內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蔽帝怒下獄戍邊○孚敬即璉也○以音同御諱改

冬十月直隸巡按馮恩上疏請斬三奸。

恩疏言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

本之慧也鉉腹心之慧也獻夫門庭之慧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即訊鉉恨恩甚欲即殺之孚敬曰殺之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遂得長繫及朝審鉉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闕跪鉉令拽之西向乃僵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為厲鬼殺汝鉉曰而自謂氣節乎獄中受諸餽遺何節也恩曰患難相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囚豈有官爵鬻人而婪其貨乎汝受某金擢都憲某玉瑤起廢罪可擢髮數耶鉉起欲以手批之為同僚所格遂書曰情真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豈可作俑帝微聞之是歲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於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為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貫之遂得減死戍雷州

丙申十五年冬閏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為禮部尚書。

元節龍虎山道士也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封真人班二品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尚書

戊戌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於

獄。

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為宗以配上帝嚴嵩言傳稱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大學士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為過情嵩於是曲順帝旨以為嚴父配天允合周道曹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至成王之世未聞嚴父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為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為民坊即豐熙子冀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人皆惡之

秋九月尊獻皇帝廟號睿宗祔於太廟。

嚴嵩復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前事可據睿宗孝宗

當同廟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遂奉獻皇帝祔太廟廟號睿宗復配享上帝於元極殿

己亥十八年秋八月下太僕卿楊最於獄死。

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最疏云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端拱恭默不聽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期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

庚子十九年秋八月劉天和敗吉囊於黑水苑斬其子小十

王。

吉囊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衛總兵自爵擊走之至是復入固原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遣總兵周尚文大破敵於黑水苑斬吉囊子小十王寇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任傑等復邀擊於鐵柱泉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

辛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於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高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大憂也。」歷陳諸弊，詞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籍，死一夕復甦，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鏞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

壬寅二十一年秋七月，大學士夏言罷，以嚴高代之。

高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

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幸曹妃宮，金英等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有張金蓮者走告后，后馳救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知王寧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疾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於市，久之帝

始知妃冤

乙巳二十四年冬十月，召夏言復入閣。

帝微覺嚴高貪橫，復召用言，言至直，陵高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顧高，高銜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遣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不悟。

丙午二十五年冬十一月，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

銑請破常格，發帑銀以築邊牆，不過數十年計，而復河套，則萬年久遠計，部議不決，帝曰：「逐虜復套之議甚壯，本部迄無定見，何也？」令下。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大學士夏言罷。

帝數使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及詣嚴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毀言，言故慷慨以

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力主之銑鳩兵繕塞輒破敵帝令言擬旨優獎之銑益銳志出師帝忽降旨詰責詞甚厲嵩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委於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令言致仕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萬鎮等劾銑因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初仇鸞鎮甘肅以貪黷為銑所劾遂逮繫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草奏誣夏言納銑金法司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於獄

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言抵通州聞曾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冤言仇鸞方在繫嚴嵩與崔元輩詐為鸞疏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以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亦不從會俺答寇居庸嵩謂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殺言妻蘇氏流廣西隆慶初詔復言官謚文愍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俺答寇宣府大同總兵周尚文擊敗之

敵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清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未幾卒嚴嵩格卹典不與給事沈東以為言嵩激帝怒錮之詔獄

秋七月倭寇浙東

舊制浙江設市舶提舉司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嘉靖初廢提舉不設濱海奸人遂操其利或闌出中國財物與番互市初猶商主之及嚴通番禁遂移之貴官勢家頗抑勒其真倭大怨恨時糾黨入掠巡撫朱執急捕賊通倭者不俟命輒斬又數上疏顯言大姓奸狀以故浙閩人皆惡之御史陳九德劾執擅殺純仰

藥死亂盜甚時海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聞倭至竄走一空自是終嘉靖世無寧日

庚戌二十九年秋八月俺答犯京師

是年夏俺答犯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別遣精騎自開道潰牆入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分兵四掠時王忬以僉都御史守通州夜絕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四五萬人索武庫甲仗庫奄勒賄不時發久之不能軍帝大驚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又命都御史高節募民間材勇合四萬餘分置陣間時寇已薄都城矣大同總兵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各率兵至詔以鸞為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帝趨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輦下敗不可掩冠飽自賜去耳鸞等皆不敢戰寇焚掠三日始引去將出白羊口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十餘人寇乃整輜重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

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儀削籍

謫中允趙貞吉為荔波典史

方俺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抗言不可詐且請錄周尚文功以勸邊帥出沈東於獄以開言路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帝聞而壯之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令齎金五萬犒軍嚴嵩心惡之會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慢無區區畫徒為尚文東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冬十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兵部侍郎王邦瑞上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寢不如初然額軍常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比寇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以下諸官多世胄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

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於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

辛亥三十年春正月戌錦衣衛經歷沈鍊於邊

初廷議俺答求貢事毛起請姑許之邀令出塞而後拒之時鍊在眾中犬言起失策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此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臣噤弗言故小吏言之奚怪也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至是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及邦謨諂諛狀請均斥罷帝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

三月開馬市於大同宣府

仇鸞畏寇甚密遣人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答利貨幣投驛書於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贊成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上言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不能報而反與

市失威重長寇仇甚矣今說者曰吾外假馬市羈縻之而內得自修武備夫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不及時激發其氣而和以自弛將愈隳豪傑効用之心何備之能修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入乎互市既開彼或負約不至至矣或謀伏兵突入或以下馬索上值將何以拒之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且彼安肯予我善馬我歲糜數十萬而無所償於虜一不如意彼且敗盟凡此弊端百出其害易見蓋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廷臣莫敢言惟陛下獨斷疏入立下詔獄貶狄道典史

壬子三十一年春二月詔罷大同馬市

俺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宜府宜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

三月以徐階為東閣大學士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為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紉死浙江不設巡撫海禁益弛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為主謀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忬任之然賊已蔓延明年春大舉入寇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陷上海城流劫乍浦金山太倉崇明常熟嘉定又明年掠蘇州松江薄通泰陷嘉善崇明縱橫往來忬不能禦乃移忬巡撫大同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出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強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眾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為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及子世蕃貪橫狀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癸丑三十三年秋七月俺答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虜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構宮殿壘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全等數誘虜入寇教以製鈎打攻城堡之法俺答信用之至是復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遊擊陳鳳力戰却之虜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駐郵延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以萬騎寇大同總兵李泮戰死全軍皆沒明年復犯宣大攻薊鎮城百道竝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督楊博悉力禦之乃遁。

乙卯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文華諂事嚴嵩結為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請遣大臣祭東海帝即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懼公私財賂填集江南為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兵半天下而倭勢熾愈。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江南浙江軍務討倭。

倭寇自柘林犯嘉興經分遣將水陸攻之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

冬十一月殺總督尚書張經。

初趙文華屢趨經進兵經恐泄師期不以告文華怒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經大破倭於王江涇文華攘其功謂已與巡按胡宗憲督師所致嚴嵩復從中構之遂逮經下獄經疏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至是斬西市天下寤之。

殺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帝既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復為員外郎繼盛甫抵任即上疏劾嚴嵩略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儼然以丞相自居竊弄威柄黜陟由已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令其子世蕃代票擬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嚴劾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冒軍功官錦衣以故兩廣將帥躐掌府部

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即薦為大將北虜深入戒厲汝進等一與抵牾立加斥謫文武遷擢苞苴肆行將弁惟賄嵩不得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培克百姓守法度者為迂拙工附離者為才能風俗澆訛廉恥漸滅嵩罪如此而其奸又足以濟之厚賄左右得備聞宮中言動用趙文華掌通政使疏至必先閱副封畏廠衛緝訪即與結姻懼言官彈劾非私人不得預臺諫部寺中有才望者悉羅致門下內外聯絡根柢蟠互諸臣忍負國不敢忤嵩惟陛下察其姦邪或名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罷免內賊既去外賊不戰而自戢矣疏入嵩摘名問二王語密構於帝下繼盛詔獄備極慘酷論死繫三載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因附繼盛名竝奏繼盛妻張氏上書請代夫死詞極哀痛嵩屏不上遂斬西市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宗即位諡忠愍穆

丙辰三十五年春三月以趙文華為工部尚書。

前年秋，倭眾六千餘人，自杭州西剽嚴徽寧國太平直
犯南京，出秣陵關，劫溧陽，宜興，抵無錫，趨許墅，關轉鬪
數千里，殺傷幾四十人，歷八十餘日，始為官軍所殲，應
天巡撫曹邦輔以捷聞，文華忌其功大，集浙直兵與胡
宗憲親將之，搗倭於松江之陶宅，進營甌橋，倭悉銳來
衝，大敗，文華氣奪，乃定計招撫，以寇息請還，許之，比還
朝，倭警日至，帝數詰嚴嵩，嵩曲為解，帝意終不釋，會吏
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
耗，唐宗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
誹謗，默坐死，帝以是謂文華忠進尚書。

夏四月，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

先是，文華既歸，帝疑其言不實，每以問嚴嵩，文華大懼，
時浙中倭報甚緊，巡按請遣才望大臣一員督師應援，
部已議沈良材，而嵩為文華保全計，言於帝，遂留良材，
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愈困矣，既而胡宗憲以
計平賊首徐海，俘其黨陳東、蔴葉
文華以大捷聞，帝喜，加文華少保。

丁巳三十六年秋八月，趙文華有罪免。

帝急欲建正朝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不懌，且聞其視
師江南，贖貨要功，狀思逐之，嚴嵩言文華因觸暑南征，
疾尚未愈，隨令上章稱疾，帝手批令回籍休養，制下，舉
朝稱賀，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且請假送
父，帝怒，黜文華為
民戍，懌思邊衛。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鍊既至，保安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空家舍
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
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嚴嵩惡，爭言嵩以快
鍊且縛草為人，像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
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而歸語稍稍
聞京師，嵩大恨，路楷巡按宣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合
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
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生之
遂斬宣府市籍其家，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
楷待銓五品，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耶？并取鍊子
襄，褒杖
殺之。

冬十月。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糾漳廣羣盜。大舉入寇。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至是宗憲誘直等投降。許為奏請優以官爵。直與宗憲羅龍文皆徽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覬嚴嵩父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帝謂直元克。不可赦。乃收斬之。其黨復據岑港。堅守逾年。徐移之柯梅。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劫閩廣。未己三十八年春二月。殺巡撫都御史王忬。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弔之。刑部員外况叔祺告嵩。因憾世貞。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以臨幅獻。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為世貞斥之。其人知畫非真。幅密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御史方輅王漸交章劾忬。世蕃遂告嵩。票本忬官久志怠。調庀失宜。致賊深入。下獄論死。

庚申三十九年春正月。以鄒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絲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及嵩敗。懋卿以賊戍邊。西辛四十年冬十一月。以袁煒為武英殿大學士。

先是二月日食。煒言不當救護。禮部尚書吳山不從。謹去。以煒代山。七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一分五秒。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燦。食止一分。與不食等。未幾遂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嚴訥郭樸竝號青詞宰相。

壬戌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

帝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浸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翀董傳策各疏論嵩。帝雖絀言者。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

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筮，嵩自為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眷益移，未幾，入方士藍道行言，欲逐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遂罷嵩。下世蕃及其客羅龍文於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郎魏謙吉等數十人皆坐姦黨，黜謫有差。嵩歸後六年，寄食墓舍以死。

癸亥四十二年夏四月，副總兵戚繼光與總兵劉顯俞大猷

大破倭賊於平海衛。

倭巢閩中，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繼光督浙兵至，賊與顯俞大猷對壘日久，頗懈弛。謂繼光遠來，疲困不為備。繼光即以是夜部勒諸士卒，雞鳴蓐食，晨壓賊壘，急攻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遂難捕之，無遺類。此舉為閩中戰功第一。

丑乙四十四年春三月，嚴世蕃伏誅。

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治園亭，乘軒夜蟒，勢焰不少衰。袁州推官郭諫臣與巡按御史林潤謀盡發其罪，且及冤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尚書黃光昇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取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為手削其草，獨按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樸、陰、同、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其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

丙寅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獄。

瑞上言：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捐納，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

世宗嘉靖

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橫
 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
 何如乎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而陛下之說
 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
 誠一且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
 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
 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趨執之無使道宦官黃錦
 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童僕
 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為感
 動太息留中數月會帝有煩悶疾速繫論死穆宗嗣位乃釋之

冬十月帝有疾。

以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故也。

十二月帝崩裕王載堉即位。

穆宗莊皇帝諱載堉世宗子在位六年。

丁卯隆慶元年春正月以高拱陳以勤為文淵閣大學士張

居正為東閣大學士。

拱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竝參大政。

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三月給事中王治請議廟典不報。

禮部尚書高儀上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睿宗已為皇祖若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從之未幾治上言獻皇帝雖貴為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為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於諸帝而位武宗之右未合典禮不報。

夏五月高拱罷。

初徐階薦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疾亟拱方直西苑遽移具出為給事中胡應嘉所劾拱疑出階指大憾之及帝即位階為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撲復助之因事削應嘉籍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劾拱以私怨

逐諫臣拱疏辯階擬旨慰雷而不甚謹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於是言官論拱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歸

戊辰二年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官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給事中張齊前奉命犒軍宜大受鹽商金因疏請恤邊商革餘鹽為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疾求退許之

己巳三年夏五月召高拱復入閣

拱再相盡反徐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且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褒顯議禮諸臣陛下歲時入廟何以對越二聖帝然之

六月以海瑞為右僉都巡撫應天等處冬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下獄

略云時方多故百姓怨咨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於女尾日月繼食於元春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

上臥薪嘗膽之日也諒陰已三期矣曾召一大臣質一講官納一諫士乎權在私門牢不可破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愠悔於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天子既降前車不遠怨豈在明疏入命廷杖下詔獄

十二月命廠衛刺部院事

帝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廠衛密訪以聞於是尚書毛愷侍郎萬士和等皆自劾去帝慰雷給事中舒化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捕盜詰奸非以察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今陛下委之廠衛必託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織之門不可不慎帝報聞

庚午四年春正月陳以勤罷

以勤入閣徐階為首輔而高拱方嚮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構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乞休去卒諡文端

冬十二月封俺答為順義王

俺答孫把漢那吉內附詔授指揮使尋遣歸把漢那吉既歸俺答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從之遂封俺答順義王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有差封把漢昭勇將軍指揮如故萬曆初名俺答所居城曰歸化

辛未五年夏五月李春芳罷

始徐階罷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且夕乞身耳張居正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不允及高拱再入直春芳不能與爭自飭而已會拱逐去趙貞吉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為階解拱益不悅言官希拱意疏詆春芳乃罷歸

壬申六年春閏二月帝有疾夏五月帝崩六月太子翊鈞即位時年十歲

罷中極殿大學士高拱

始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穆宗崩太監馮保矯遺詔掌司禮監帝登極保升立御座旁不舉朝大駭拱以主上幼冲懲中官專政疏請誅司禮權又屬言官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保密奏拱擅權不可容明日召羣臣入宣詔數拱罪罷之居正遂為首輔

明史要卷七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同學張奕樞今涪參閱

神宗顯皇帝 諱翊鈞穆宗太子

癸酉萬歷元年春正月男子王大臣入乾清宮伏誅

大臣京師傭奴偽為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問自何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張居正票旨下東廠鞫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馮保欲緣此陷高拱令家人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謀大逆遂發緹騎馳械高氏奴圍拱里第居正亦請詰主使舉朝洶洶且謂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解太僕卿李幼滋詣居正曰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入今稱主使者即是高老竊

恐萬代惡名將歸於公居正奏緩其獄博使校尉誅大臣吐實又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帝命守禮偕錦衣都督朱希孝會訊是日天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撈掠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不敢鞫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付法司坐斬拱得白

子戊四年春正月下巡按遼東御史劉臺獄

時御史在外每凌巡撫張居正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時臺按遼東候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章劾居正居正疏言論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異順以悅下耶則候國將竭忠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因辭職不視事帝手敕敦諭始起速臺下詔獄久之復用他事

張居正請用人不拘資格

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居官貪鄙帝曰此人乃進士何無恥如此居正曰惟特進士故敢放肆皇上用人當放功

能不必拘於資格若不要錢雖異途亦當顯擢如貪贓壞法即高第亦當重處帝曰善

丑丁五年秋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

居正丁父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交章爭之皆坐杖戍學士王錫爵等詣居正求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為老先生而怒語未竟居正屈膝於地索刀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驚趨出侍講于慎行田一儁張位趙志臯修撰習孔教沈懋學皆疏救不納尋敕羣臣再言者誅錫爵慎行一儁懋學先後移病歸

卯己卯七年春正月毀天下書院

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

三月蘇松大水

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夫百姓財力有限

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故帶征一法名為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征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里胥欺匿官吏侵漁與其敲扑窮民實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仁上之仁哉帝從之

辛巳九年夏四月京師旱南畿饑

張居正上言淮鳳蘇松連被災傷徐宿開至以樹皮充飢或聚為盜昔元末之亂亦起於此當破格賑之陛下宜樽節宮中耗費世宗朝用最浩繁內庫尚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帝嘉納之

壬午十年夏六月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卒

諡文襄居正當國務尊主權數名實神宗初政起衰振惰幾於富強然持法嚴勇於自任諸不便者多怨之及

申時行為首輔務承帝指又罷居正所行考成法一切務為簡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

秋八月恭妃王氏生子^{諱常}

冬十二月謫太監馮保為奉御安置南京

帝初即位保朝夕視起居小有扞格即以聞太后帝故積怒保東宮舊閣張鯨張誠伺間陳保過惡竝發其與張居正交結狀帝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鉅萬於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癸未十一年夏五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

倫城

甲申十二年春二月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後裔詔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於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至光宗嗣位并泰子澄戚屬後裔俱放還

神宗萬曆

夏四月籍張居正家。

馮保既謫，新進者益務攻居正。御史羊可立追論居正構陷遼王，妃因土疏訟冤。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帝命司禮監張誠等詣荊州籍居正家，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黃金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詔盡削居正官，奪璽書，誥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戍極邊。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曰：居正奉旨抄沒國法已正，眾憤已平，乃其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殊失罪人不孥之意。懇乞聖慈，保全餘孽，帝允之。

冬十二月詔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獻章文章之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竝宜崇祀。從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乙酉十三年冬十月以海瑞為南京左都御史。

南京為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稱獨坐。然於諸御史無所短長，瑞以為御史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故約束諸御史，嚴且峻。自大僚至丞郎，無不凜凜奉法。飲宴游履，雨花牛首，燕磯諸處，頓絕。城市豪猾，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後卒於官，葛幃敝籬，有寒士所不堪者。士大夫醵金為殮具，喪出江上，送哭者盈岸。詔諡忠介。

丙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為皇貴妃。

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應麟首抗疏，請立元嗣。為東宮，貶廣昌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帝嘗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之。於是言者蠱起，章累千百，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槩置不問，門戶之禍大起。

庚十八年春正月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

大理評事維于仁主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帝失帝震怒將加嚴譴召見時行等分析之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令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日宣皇長子出見時方五歲時行注視良久因奏云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發願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聞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槩置之若廷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瀆擾

三月以宋纁為吏部尚書

纁前為戶部值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石星代為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朝廷錢穀寧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且使主上知之或生侈心又有言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時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亦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微省槩置弗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及移吏部絕請托獎廉抑貪痛懲黠吏於政府一無所關自屢乞休不允卒官謚莊敬

辛卯十九年夏六月王錫爵罷

火落赤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款忤帝意又請建儲不得乞歸

秋八月申時行許國罷

閣臣疏請建儲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之議陰為自交宮掖之謀敕人黃正宥者以贊為中書舍人思立奇節自附清流亦抗章詆時行帝怒俱斥為民時行力求罷國與王家屏又以建儲請帝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罷時行國獨畱家屏

以趙志臯張位為東閣大學士

申時行密薦志臯位遂用之吏部尚書陸光祖言舊制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植黨之門志臯位因疏辭帝不允

壬辰二十年春三月王家屏罷

給事中李獻可以疏請豫教元子，謫外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怒，遣內侍至其邸責之。於是力求去，詔馳傳歸。癸巳二十一年春正月，名王錫爵復入閣。

錫爵至，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曰：「昨讀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今將三子並封王，少待數年，再行冊立可也。」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旨進。帝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於是舉朝大譁，禮部尚書羅萬化、給事中史孟麟等詣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十。錫爵偕趙志臯、張位請追還前詔，不從。已而諫者益眾，部郎岳元聲等十餘人遮錫爵於朝，面爭之。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甲午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

時已十三歲，出閣用東宮儀，中外欣慰。故事講案前有銅雙鶴，講官叩頭畢，從銅鶴下轉東西向立，一閣臣誤

出銅鶴上，皇長子囑內侍曰：「移銅鶴迎前，些雖不明言，意在默寓，眾皆歎服。」

河南饑

給事楊東明進饑民圖說，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鴈糞，帝覽之惻然。時鄭貴妃在側，願出所私蓄五十金賑之，帝稱善，益以帑帑五千發濟。

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先是羣臣爭國本，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憲成主文選，允所推舉，多與政府牴牾。至是會推閣臣，憲成舉家屏，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為宋楊時講道處，憲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之始。

夏五月王錫爵罷。

錫爵常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為世所稱特以阿而封貢被物議既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被譴責衆指錫爵為之因連章自明乞罷歸

秋八月以孫丕揚為吏部尚書。

丕揚清正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官請謁乃創為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選人自掣請寄無所容然

未乙卯二十三年秋九月復建文年號。

初司業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上請沈鯉官禮部力贊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復以為言詔附卿沈子木疏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盂麥飯下

同齊民於誼未忍請稍食懿文太子之側章部議不果行

丙申二十四年秋七月遣中官開礦。

初畿輔奸民從懇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獻礦峒者踵至每遣中使偕原奏人往首畿輔蔓延遍天下其後各省增設稅使如天津店租廣東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所至納奸民為爪牙搜括及獲益奴告主者畀以什之三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甚者招集亡命肆劫奪擅殺人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中外諸臣諫疏前後累數百上帝俱不聽史科給事中姚士慎疏諫謫福州經歷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

丁酉二十五年秋七月楊應龍叛。

初應龍為播州宣慰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聞出剽州縣詔逮繫匿不出所部何恩等詣有司告變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討之覆於白石應龍上書自明乃命南京兵部侍郎刑玠為總督往勘值東西用兵不能窮治

因招撫之。應龍請執罪人獻金贖罪。遂縛獻黃元等論輸四萬金。羈其次子可棟於重慶。追贖可棟。尋死。應龍益恨。遂糾諸苗反。殘餘慶。掠大阡。都霸及興隆。都勻諸衛。進圍黃平。殺官吏。後復大掠。洪頭。高平。諸屯。寔及湖廣。命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之。賊乘官軍未至。率眾陷綦江。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楚黔道梗。

庚子二十八年夏六月。川湖總督李化龍帥師平播州。

化龍集三省兵分八路進。賊奔據海龍。圍總兵官劉綎先入婁山關。直抵屯下。諸軍繼至。築長圍。迭攻。時久雨。將士馳泥。渾中苦戰。大破之。楊應龍自縊。死。七子皆就擒。詔磔應龍屍。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冬十月。兩畿盜起。

頗平災旱。又苦礦稅。民多為盜。浙人趙一平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於徐州。自稱宋後。署為官。期明年二月。諸方竝起。事覺。伏誅。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自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畔土崩。

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不報。

辛丑二十九年冬十月。立子常洛為皇太子。

沈一貫請立東宮。帝已允行。尋復論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力爭。乃立常洛為皇太子。同日封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

壬寅三十年春二月。帝有疾。召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翼日疾瘳。寢前詔。

瘳。寢前詔。

帝忽有疾。召見一貫。諭以罷礦稅及江南織造。江西陶器。撤還所遣中官。釋繫囚。召用建言諸臣。一貫方擬旨。進翼日。帝病瘳。悔之。連遣中使十餘輩。追還前諭。一貫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田義力爭。曰。諭已頒行。豈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言者皆不聽。礦稅之害。遂終帝世。

癸卯三十一年夏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初楚恭王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曰內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宮中莫能明也萬歷八年奎嗣王壁亦封宣化王楚宗人越等許異姓子不當亂宗沈一貫屬通政使裕其疏不上月餘奎劾越疏至上之帝從郭正域沈鯉議令撫按行勘撫按皆言無左驗中旨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坐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明年奎獻萬金助工經漢陽宗人疑其輸賄遮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持兵突入撫署擊殺可懷於是逮捕諸宗人置重典者六人禁錮閑住者四十五人○越音低

秋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時各處稅監進金銀珠寶相繼於道路連年不息正域上疏勸帝法祖宗安民收回稅監不報至是正域發華奎行賄事辭連沈一貫奎言正域楚人與臣素有仇於是給事中楊應文御史錢夢臯等交章劾正域陷親藩正域乞休去

冬十二月獲妖書。

先是侍郎呂坤嘗撰閩範圖說太監陳矩持進帝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閩範圖說跋名國憂危竝議言坤書首稱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為奪嫡地妃弟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竝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誥二人至是續憂危竝議復出朱廢於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廢為內閣者以廢更同音也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召太子諭曰汝莫恐不干汝事我的慈愛汝自知道汝的孝友我亦知道此必逆惡造捏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動搖天下也敕嚴捕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臯直指為正域鯉所造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捕僕隸乳媪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曠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為妖詩傾戚里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夢臯

王揚令引正域不從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帝意本不欲株連法司乃歸獄生光磔之正域始得歸後中書舍人趙士禎疾篤自言為此肉碎落如磔

乙巳三十三年夏五月考察京官

主察當屬吏部侍郎楊時喬沈一貫怒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時論籍籍給事錢夢臯當外補特旨雷用於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等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元珍等俱謫外

丁未三十五年秋七月以李廷機葉向高為東閣大學士

上年除夕帝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觀官書帕開宴打鬧唯侍郎楊時喬李廷機副都詹沂三人清寂可念至是以廷機為相向高主疏斥浮議曰天下治亂不於其形於其幾治非豐亨之說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即謂之治亂非禍變之說也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即謂之亂今天下治耶亂耶門戶漸立釁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終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鬪終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暮蹠朝夷可勝道哉臣謂天下事非一家私

議自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曰小人則真小人帝納之詆為小人無傷也天下後世曰小人則真小人帝納之

戊申三十六年春二月飭邊備

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大清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廷臣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尋命守臣嚴備邊

辛亥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

三才在淮久以折稅監得民心屢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臣缺建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眾工部郎中邵輔忠劾其貪偽險橫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等十餘人繼之胡忻曹于汴等文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議者益譏三才力請罷去未幾兆魁劾東林黨人陰持計典自是諸講學者多不理於口

秋八月吏部侍郎王圖罷

是年京察御史金明時以不職懼斥倡言要挾諸當事者主事秦聚奎佐之俱為孫丕揚劾罷其黨大譁又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峻名號明徒干預時政謂之宜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峻崑山人也圖時兼掌翰林院而祭酒例由掌院注考賓尹屬王紹徽為之請圖峻拒之視二人職紹徽及喬應甲皆外轉由是諸失意者力攻圖圖遂引去時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黨之名齊則元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為首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則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為首而蜀人田一甲徐紹吉輩附之浙則姚宗文劉延元為首而商周祚毛一鷺過庭訓輩附之與賓尹輩竝以攻東林排異已為事

壬子四十年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兼吏部尚書

時曹署多空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侍郎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

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與哀訴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煥素有清望於朝臣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黨人及附東林者咸起攻之明年秋罷歸

甲寅四十二年春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初廷臣數請王之藩不報會錦衣百戶王日乾訐奏奸人孔學詛咒太子及太后皇上欲擁立福王語涉鄭妃帝震怒葉向高請速令福王之國以息羣孽帝納之尋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敕力諫帝不得已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奇贏羨悉以資之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浴陽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河東引過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釋楚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能白至是禮部侍郎孫慎行力言楚宗殺趙可懷不得為叛乃稱太后遺詔釋之

卯乙四十三年夏五月。男子張差持挺入慈慶宮。伏誅。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挺擊傷守門監。入前殿。被執。太子以聞。命法司按問。御史劉廷元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先後鞫奏。犯名張差。前州人。以積柴為人所燒。氣憤發狂。詣京師訴冤。法司遂以瘋顛具獄。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刑部主事王之寀至獄中。脅令吐實。詞連內監劉成。龐保。皆貴妃近侍也。於是廷臣交章上請。言禍生肘腋。急宜剪除。並寢不報。越數日。刑部集諸司會鞫。與之寀所奏無異。詞廷臣請鞫治成。保等窮究主使。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初奸人王日乾。生變言巫蠱事。辭已連成。至是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獄。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又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顛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妄言。諸臣叩頭出。遂磔差於市。掠死。成保禁中。帝

不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釋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言者。未幾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劾之。寀妄生事端。遂削之。寀籍調士晉外任。

戊午四十六年夏四月。我大清兵克撫順。

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總兵官張承蔭率師來援。戰死。諸堡皆陷。時插漢及西部皆擁眾入邊。乘機邀賞。羽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頗憂懼。不數月。泄泄如故矣。

閏月起巡撫楊鎬經略遼東。

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略。

秋七月。我大清兵克清河堡。

守將鄒儲賢張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奠。南距驍陽。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尚未出關。帝賜楊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狗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己未四十七年春三月楊鎬帥師出塞敗績。

兵部發紅旗日趨鎬進兵鎬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柏從鴉鵲關出趣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涼馬佃搗後而以朝鮮兵助之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竝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進至二道關遇伏戰歿林率開原兵出二岔口聞松敗結營自固我大清兵乘高奮擊林遁去鎬聞急檄止如柏綎兩軍如柏遂不進綎已深入至深河大清兵擊之不勦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以給綎既入營營中大亂綎力戰死惟如柏軍獲全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逮下詔獄論死

夏六月命熊廷弼經略遼東。

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事命代鎬經略廷弼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塘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

秋八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不報。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煥等復上疏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閣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嘆焉

庚申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是時我大清兵既破北關降蒙古宰賽等進攻朝鮮國王李琿上疏乞援帝降敕慰之

秋七月帝崩八月太子常洛即位。

光宗貞皇帝諱常洛神宗長子在位一月

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

罷天下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發帑金百

萬兩犒九邊將士。

督學御史周師旦請罷開納生員歲貢。

疏曰：異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罷二款以安士心。以培士氣教化之地，即由賄進竊恐孔方擅權到處攘攘，人才不成，人才國體不成，國體士論題之。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未移，懼帝以前福主事銜已進，珠玉及美姬八人，敢帝知，選侍李氏最得帝寵，因請立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皇太后，帝力疾御門趨舉冊封禮，方從哲即命禮部禮部侍郎孫知游力爭，事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羣情疑駭，外家王郭亦戚畹，通謁朝士，泣懇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於是給事中楊連御史左光斗昌言於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并及輔臣從哲。

以何宗彥劉一燝韓爌朱國祚竝為東閣大學士，召葉向

高復入閣。

時宗彥國祚向高皆在籍，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十月向高至，復為首輔。

帝召見方從哲等於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閣臣從哲劉一燝韓爌尚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楊連等，命封選侍為皇貴妃，選侍魏皇長子出曰：欲封后，帝不應，羣臣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退，可灼復進一丸，明日帝崩，選侍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羣臣入臨，為閣人所格，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一燥詰皇長子所在，羣閣不應，一燥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抱皇長子出，及門中宮數輩追及，攬衣請還，連呵退之，掖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連與左光斗等念皇

長子無嫡母生母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以冲主付託也於是議令選侍移宮爭數日不決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燂曠邀從哲立宮門請選侍乃移居噦鸞宮

皇長子由校即位

廷議改明年為天啓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為萬曆以後為泰昌從之時劉一燂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唯王安足倚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搜拔賢才中外欣然望治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為奉聖夫人

進忠初為帝母王才人典饋因魏朝以結王安與客氏私帝嗣位進忠客氏竝有寵廕客氏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進忠兄劍錦衣千戶進忠後改名忠賢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略遼東

廷弼有膽略知兵前按遼時即持守議為經略王守益堅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御史顧慥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姚宗文魏應嘉等先後劾廷弼破壞遼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代之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日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多恐陰為敵用應泰卒以此敗

冬十月御史賈繼春削籍

選侍移宮時內豎劉朝田詔等盜內府金寶下法司按治羣閹懼構蜚語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自裁繼春上書內閣謂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帝諭羣臣曰選侍前因殿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皇考賓天大臣入宮哭臨選侍阻朕煖閣既出復再三趣回此諸臣所目覩者繼春妄生謗議理法安在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已復屢旨詰責繼春削籍去

十二月方從哲罷。

初光宗崩從哲擬遺旨賚李可灼銀幣已而改奪俸言官多劾從哲徇庇罷歸明年孫慎行鄒元標等追論紅丸斥從哲為弒逆從哲疏辨請削官階投中四裔韓爌張問達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見當時事起倉卒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但從哲罰可灼太輕無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從所請削去官階為法任咎議上可灼戍邊從哲亦罷歸

熹宗愍皇帝諱由校光宗長子在位七年

辛酉天啓元年春三月我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

巡按御史張銓等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撫順未行我大清兵薄瀋陽降軍為內應城破總兵賀世賢副將戚金等戰死應泰撤奉集威寧諸軍堅守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大清兵掘城西開濠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只擊敗諸將渡濠薄

城從小西門入應泰自縊銓與副使何廷魁等俱不屈死我大清兵循海而南海蓋金復四衛人望風奔竄多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達者栖止各島間援遼都司毛文龍至皮島招集逃民為兵分佈哨船聯接登州為犄角計朝議是之時遣使分道募兵糜帑數百萬所募皆市井烏合臨陣先走甚者遁為盜奸民揭竿從之中原自

夏四月以王化貞巡撫廣寧。

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勵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化貞又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中朝謂其才可倚悉以河西事付之

太監魏進忠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

進忠與客氏忌安持正嗾給事中霍維華劾之矯旨充南海子淨軍絕食死進忠狼戾不知書以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窺要白進忠議可否帝性機巧好親斧鋸推鑿

漆之事每引繩削墨進忠軌奏事帝厭之謬
只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進忠因得擅威福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為兵部尚書

審陽遼陽失京師大震劉一燾曰使廷弼若在當不至
此帝乃召廷弼廷弼至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
列壘三岔河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而山
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
經略軍務王化貞與廷弼議不合愠甚盡委軍事於廷
弼廷弼請申論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
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萊聲息
相通乞給廷弼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
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兵立致
帝然之未幾化貞奏參將毛文龍鎮江大棧舉朝皆喜
命急發天津登萊水師援文龍并命諸蒙叟軍乘機進
取廷弼遺書申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
竝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策時鶴鳴力主化貞議凡廷
弼所奏請輒從中沮格之廷弼憤其抗疏言臣有經略
怨熱其實遼在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為之鶴鳴益恨至
冬廣寧人傳敵兵且渡河兵部起廷弼出關策應廷弼

乃令劉渠祁秉忠羅一貫分守
鎮武閭陽西平自出關駐右屯

壬戌二年春正月我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

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屢出師輒引還廷弼乞救化貞慎重舉此化
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
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御史江秉謙夏之令周宗建給
事中趙用時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
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違事機難
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
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
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鬪恃有閣臣今無
望矣帝令羣臣議兩人去雷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
誤疆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
再議議未上而大清兵已西渡河攻西平堡化貞盡發
廣寧兵付遊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令會總兵祁秉忠
往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來會遇大清兵於平陽橋鋒
始交得功遠走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渠秉忠及副將

劉徵戰死羅一貫自刎大壽走覺華島得功遂降廷弼
師次閭陽驛聞敗還時廣寧城中訛言敵已薄城居民
驚竄化貞莫知所為單騎從二僕西奔遇廷弼於大凌
河化貞真哭廷弼微笑曰六萬眾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
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
乃以已所將五千入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與高出胡
嘉棟先後入關給事中侯震賜少卿馮從吾董應舉何
喬遠請竝逮二人以伸國法遂下獄論死鶴鳴亦罷歸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元標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與高攀龍輩講學給事
中朱童蒙等劾元標從吾植黨沽名請毀書院中旨謂
宋室之亡由於講學並罷歸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魏廣微竝為東閣大學士

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弘皆不用時魏忠賢用事
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率先詣附遂援二人入閣

秋七月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於別

宮殺之

容魏恐宮中人白其罪惡矯旨賜趙選侍自盡幽裕妃
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承檐溜飲之而死皇后數於帝
前刺客魏過失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之嗣又
以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
妃失寵李成妃為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
別宮妃預儲食物簷瓦間半月不死斥為宮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黜
去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
星代為吏部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
拒不納魏廣微入閣嘗三至南星門亦謝弗見廣微大
恨遂與忠賢謀斲南星時東林勢盛韓爌鄭三俊李邦
華高攀龍竝通顯楊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激揚
諷議忠賢頗憚之於外事不敢大肆

十二月魏忠賢提督東廠

忠賢每出車馬儀衛僭擬乘輿用許顯純為鎮撫司理刑鍛鍊殘酷士大夫多被戕死

甲子四年夏六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燦

時左副都御史楊連抗疏發忠賢罪狀給事中魏大中陳良訓許譽卿御史李應昇袁化中太常寺卿胡其賞祭酒蔡毅中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七十餘人復交章論忠賢不法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請勅忠賢閑住以塞謗皆不聽燦疏最後上言忠賢毒痛士庶威加縉紳生殺守奪盡出其手先帝陵工所需忠賢靳不肯與而自營西山葬地制擬陵寢前列生祠糜金錢數百萬乞加顯戮忠賢即矯旨杖殺之黃尊素語楊連曰可以去矣連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卒不去連疏中有門生宰相語顧秉謙魏廣微見之恨甚遂以已意點縉紳一冊以韓爌何如寵成基命終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喬允升李邦華鄭三俊左光斗周宗建及向高尊素連大中應昇等凡百餘人目為邪黨以黃克纘王永光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為正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為黜陟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十一月削

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

擢徐兆魁吏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紹徽等既進用日排擊善類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諸名目為黜將錄獻之忠賢俾按名黜汰

丑乙五年春正月崔呈秀復為御史

先是呈秀按淮陽高攀龍發其贓私趙南星議戍之呈秀寤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為養子涕泣言南星攀龍輩皆東林邪黨時忠賢為廷臣交攻思假事端傾陷正士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給事中李恒茂為呈秀訟寬中旨復其官越二歲遂晉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烜赫勢傾朝野呈秀首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光商周祚許弘綱等再疏請令京官自陳陰排諸異已者時給事中李魯生亦薦起阮大鍼等十二人羣小竝進善類為一空

夏四月重修光宗實錄

御史楊維垣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劉一
燦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宋楊連左光斗而
譽范濟世等請改光宗實錄中旨允之免李可灼成擢
濟世等京卿時魏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於
三案及京察封疆事無與也羣小欲藉忠賢力為報讎
凡異已者槩指為東林而去之清流之禍遂不可解

六月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

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獄

殺之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

初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有隙屬同官傅樞誣劾
中書舍人汪文言交通光斗等為奸利遂下文言詔獄
廷杖除名至是魏忠賢必欲殺漣等坐以移宮徐大化
教忠賢牽入封疆坐以納熊廷弼賄則殺之更有名於
是復鞫文言備五毒令引漣等受賄文言忍死不承鎮
撫司許顯純手作文言供狀漣光斗各受二萬大中二

十朝瑞一萬大章四萬即日斃文言於獄爰書其詞連
趙南星繆昌期王之宋李三才惠世揚等十餘人中旨
逮漣等下獄南星等俱削籍下所在巡按追贓漣等先
後逮至拷掠慘酷體無完膚至秋俱為獄卒所斃惟大
章未死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乃移付法司定
罪布告天下仍移大章鎮撫司大章曰吾安可再入此
獄投縶卒南星尋戍代州

秋八月毀天下講學書院

御史張訥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力詆講
學諸臣尚書孫慎行余懋衡副都御史馮從吾等俱削
籍併追奪鄉元標官誥

殺前遼東經略熊廷弼

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謂廷弼家
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罄產不足償其子兆珪
自刎死武弁蔣應陽為廷弼稱冤太倉人孫文身顧同寅作詩誅之俱棄市

熹宗天啓

冬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外如王圖高攀龍謂之副帥曹于汭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焜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內俾奸慝無所容忠賢大喜悉刊黨人名示天下

丙寅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請集三案章疏編輯為書頒示天下從之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裁施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暴揚黨人罪惡刊布中外至冬改修光宗實錄以立極等為總裁事關三案即據要典改之

夏四月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蘇松巡撫周起元諭德繆昌期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

龍自沈於池順昌等下獄皆殺之。

忠賢欲殺攀龍等七人取蘇松織造太監李實空印牒為疏誣起元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遂矯旨分逮諸人魏大中被逮道經吳門順昌與約婚姻奉酒炙相持慟哭以此櫻忠賢怒順昌故有德於鄉縱騎至蘇州居民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旗校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手擲銀鎗於地大呼以安在眾憤曰吾以為天子命東廠敢爾遂奮擊斃旗校一人餘悉竄走順昌乃自詣吏巡撫毛一鷺飛章告變縛得顏佩章等五人以謝忠賢後皆論斬攀龍知順昌已就逮即晨謁宋儒楊龜山祠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託衣冠自沉於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昌期等先後逮至坐以受賊五日一追比俱榜掠死獄中

閏六月建魏忠賢生祠。

浙江巡撫潘汝楨疏請建忠賢生祠於西湖詔賜祠額勒石記功德閣臣撰文書冊自是諸方效尤薊遼總督

閻鳴泰部內建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良心依歸
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
如帝者朱童蒙建祠綏延用琉璃瓦劉詔建祠薊州金
像冕旒疏辭揄揚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
駢語褒答黃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十歲都
城祠宇相望有建於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曰
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自削其
籍初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會稿遲一日即削
籍而薊州道胡上容以不具建祠文遵
化道耿如杞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姪良卿寧國公

丁卯七年夏五月祠魏忠賢於國子監

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啓聖公其疏
曰孔子作春秋敝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敝臣誅東
林黨人持疏詣司業林針針援筆塗抹即日掛冠
擣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爲奏請從之針坐削籍

秋八月帝崩

帝大漸名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
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黃立極等對曰陛下任賢勿
貳諸臣敢不仰體及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廷臣入臨
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
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有
逆謀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信王由檢即位

冬十一月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等伏誅

帝素稔忠賢惡即位後深自儆備廷臣交章劾忠賢忠
賢大懼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帝斥應元安
置忠賢於鳳陽既行遣使逮之竝逮呈秀及工部尚書
吳淳夫兵部尚書田吉太常卿倪文煥副都御史李夔
龍忠賢呈秀自縊死詔戮其屍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
客光先等竝伏誅籍其家田爾耕許顯純等以次伏法
十二月以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黃道登劉鴻訓竝

爲東閣大學士

帝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詔廷推閣臣做古枚上貯名金甌焚香肅拜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人復得道登鴻訓竝命入閣

帝閱奏便殿

帝御便殿閱奏章聞香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官中舊方帝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也誤

明史要卷七

明史要卷八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姚培謙平山

同學鍾 晉泉南參閱

莊烈愍皇帝

諱由檢熹宗弟在位十七年

崇禎元年秋九月海寇鄭芝龍降

海上故多盜芝龍尤猖獗然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不殺當事者遣使撫諭遂降福建巡撫熊文燦善遇之芝龍先後擊殺大寇李魁奇鍾斌劉香海氛漸息

冬十二月召韓爌復入閣

詔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謀於當事者擯同官周延儒及尚書溫體仁皆不與體仁遂上疏許謙益主浙

江試時賄中錢千秋事帝召體仁謙益廷辨罷謙益官凡會推者皆不用適曠新召至命仍為首輔

陝西饑流賊大起

先是關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恤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竝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等應之三邊饑軍亦羣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徐自定耳明年帝從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冗卒山陝游民仰驛糶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己巳二年春正月定逆案

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少帝不憚召入便殿出章疏一囊曰此奸黨頌疏可按名悉入又合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審左都御史曹思誠大理寺左少卿姚士慎等擬罪首逆魏忠賢客氏凌遲處死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崔呈秀魏良卿等六人交結近侍秋後取決者劉志選梁夢環等十九人其次充軍者

夏四月毀三朝要典

魏廣微等十一人又次論徒贖為民者顧秉謙等一百二十人革職閑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凡六等詔示天下賈繼春初不列名帝問故閣臣言繼春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為真小人遂論徒士慎又上疏曰附閣之黨所宜早定爰書擊逆之忠豈可尚稽恩典如方震孺惠世揚久淹獄底宜速行釋放毛士龍已經遣戍復行提解宜乘皇恩浩蕩之時明赦前罪帝納之

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上疏並指東林崔魏為邪黨編修倪元璐再疏攻駁柄國者兩解之元璐尋上言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闕於清流而要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何也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而奈何逆璫害人則借三案羣小求榮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於是崔魏兩奸創為私編標題要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

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即紛囂
改亦多事惟有熾之而已帝從之御史仁贊二言下
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假君子真小人居身穢濁眾所
交攻為禍猶淺假君子陰行不肖彈射莫加為禍最烈
今之假君子
維垣是也

南京太常寺卿姚士慎陳五事

後學陳世倌填諱

一曰聖學宜宏自先代及國朝如田賦兵制河渠邊防
凡切繫軍國治理者令輔臣史臣考核詳訂各彙一冊
日呈御覽則經國鴻謨瞭如指掌遇事裁決動中肯綮
一曰國是宜定凡兵刑錢穀各有司存至大機宜大利
害建白在言路主持在閣部閣部臣身任國家之重宜
不避嫌疑一力擔當明白處分若含糊了局異日遺誤
封疆責將誰諉一曰經費宜核臣觀外解錢糧如油漆
弓箭刀甲絲綿茶蠟布疋等項非揀和泥沙則盡屬粗
惡由官而給價於民既多中飽由外而輸解於內復多
需索朝廷未得一金之用民間已先費數十金至輸入
內府積成朽腐所謂以有用填無用也何如將本色正
價并水脚諸價一併解京民間既免賂賅之苦內廷復

收兼倍之入又如戶工之加糾承吏之空辦射影紛紜
非得精明強項之吏徹底澄清耗蠹何時得絕一曰邊
才宜儲大都真作用真肝膽之人必不屑邊幅之拾套
總在朝廷駕馭之養成之如以一青棄置不善逢迎見
嫉猝然有事安所得緩急之用宜令廷臣各舉所知候
吏兵二部訪擇的確在內則置司馬之署在外則充邊
方之任練其才器熟爛軍旅一旦有急必能克當一面
以副任使一曰元氣宜培自逆璫用事以來屠戮擊搏
慘毒備極豎皇上御宇復以附奸黨逆法在必誅不如
是不足掃兇鋒而肅法紀然而流竄誅夷原非屢試之
威逮繫抄沒更豈盛世之事以後自非大奸大逆及侵
糧盜餉不得輕言誅殛以傷祖宗三百年來元和之脉
疏士帝
嘉納之

六月詔折毀各處媚璫生祠

○袁崇煥殺毛文龍於雙島
崇煥督師薊遼素惡文龍假閱兵名泛舟抵雙島伏甲
士縛斬之由是皮島不復置帥以副將陳繼盛兼攝

冬十一月我大清兵下遵化遂薄燕京

我太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入洪山口別將克大安口會於遵化山海關總兵趙率教等戰死燕京得報帝詔天下鎮巡官勤王我大清兵已自順義西薄都城尋下良鄉進逼永定門京師大震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於獄總兵官祖大壽擁兵奔錦州

崇煥聞警帥大壽何可剛入援所過諸城皆雷兵守帝聞其至喜甚令盡統援軍時所破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崇煥千里赴援自謂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朝上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會我大清設間謂與崇煥有成約語聞於帝信之遂執下詔獄大壽與可剛擁象東走毀山海關出初大壽嘗坐事當死賴崇煥救免帝就獄中取崇煥手書招之督師孫承宗亦遣使追撫密令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承宗移鎮關門大壽斂兵待命

庚午三年春二月立子慈煥為皇太子夏五月我大清兵東歸六月流賊陷府谷

陝西五鎮兵入援多逃歸與譚而懼誅者皆合於賊賊帥王嘉允掠延安慶陽陷府谷又有神一元不沾泥等凡十餘部旋撲旋熾延安人張獻忠亦聚眾稱王延綏巡撫洪承疇擊敗之獻忠遁去

以溫體仁為東閣大學士

體仁計錢謙益陰事為時論所惡帝信體仁無黨周延儒復援之遂入閣

秋八月殺前督師尚書袁崇煥

以崇煥力主和議擅殺毛文龍以致我大清兵深入也

辛未四年夏四月副將曹文詔敗賊於河曲

王嘉允久據河曲文詔絕其餉道困之嘉允遁去已而突犯潞澤為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為魁自用結羣賊高迎祥張獻忠等共三十六營眾二十餘萬聚山西李自成自延綏往依之號闖將

秋八月我大清兵圍大凌城

遼東巡撫邱木嘉議築廣寧義州右屯三城孫承宗謂
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遂以七
月興工築甫竣我大清兵圍之祖大壽堅守踰月木嘉
與總兵吳襄宋偉合軍赴援敗還復夜渡小凌河次長
山連戰大潰至冬大凌糧盡援絕大壽殺副將何可剛
偕諸將降於我大清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
者遂縱歸

九月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楊鶴逮下獄承疇代

冬閏十月登州遊擊孔有德反陷山東州縣

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
州登萊巡撫孫元化擢為偏裨大凌圍急元化遣有德
赴援抵吳橋遂反明年春陷登州執元化以邀撫帝以
朱大典巡撫山東調關外勁旅往討敗之沙河乘勝抵
萊州城下賊解圍走登州官軍築長圍困之

七年申五年秋八月副將曹文詔等連敗賊於平涼慶陽

文詔與左光先等分勦宜君清澗米脂合水賊皆大捷
洪承疇亦破賊平涼賊黨分竄文詔追北至耀州衆殺
其渠以降關中巨盜略盡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
功最多巡撫范復粹上功狀為兵部所格賞不行

癸酉六年春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修武圍懷慶別賊
復闌入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
力禦之乃自刑臺磨天嶺西下抵武安敗左良玉軍河
北三府焚劫殆遍路王上疏告急詔遣總兵倪寵王樸
帥京營兵六千會文詔等合勦屢敗之

官軍復登州

孔有德等被圍食盡先後泛海走降於我
大清餘賊退保蓬萊閣朱大典招之悉降

秋七月我大清兵取旅順冬十一月賊渡河陷澠池諸縣
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

賊盡集河北，屢為諸將所敗，欲逸，阻於河，乃詭辭乞降。監軍內臣楊朝進信之，為入奏，會天寒，冰合，賊從毛家寨徑渡河南，軍無扼之者，遂陷澠池。伊陽盧氏巡撫元默督軍禦之，賊竄盧氏山中，由間道入內鄉，大掠南陽。汝寧直走湖廣，所在告急，賊始起，陝西高迎祥最強，李自成屬焉。及渡河，自成始別為一軍。

戊甲七年春正月，謫給事中李世祺於外。

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西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絀其羽，是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後，臣所為太息也。且皇上樂聽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大臣為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帝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二月，以陳奇瑜總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討流賊。

初，奇瑜巡撫延綏，破賊延水關，有威名。賊躡豫楚，廷議以事權不一，請設大臣統之，乃進奇瑜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

賊陷夔州。

張獻忠等十三營流突，漢南州縣遂陷夔州。

夏六月，陳奇瑜圍賊於車箱峽，賊偽降。奇瑜縱遣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

賊自蜀還楚，分犯均州、鄖陽、商南。奇瑜檄陝西、河南、湖廣兵，過其四面，偕撫治、鄖陽都御史盧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之。別將分道擊賊，擒其魁數人，張獻忠奔商洛。高迎祥、李自成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官軍塞山口，賊大窘，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偽請降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賊甫出峽，即大譟，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略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

秋七月，我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冬十一月。

逮陳奇瑜下獄論戍以洪承疇代之。○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

帝以賊盡聚陝西詔河南山西湖廣四川出師合勦賊聞之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俱東出關陷陳州汜水固始大會於滎陽遂陷潁州知州尹夢龍指揮李從師等皆戰死殺故尚書張鶴鳴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兵寡備多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畏賊左良玉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合檄調不時應帝命承疇出關急勦

乙亥八年春正月賊陷鳳陽畱守朱國相等戰死。

先是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懼賊南下請防護鳳陽陵寢不報及賊至焚皇陵殺軍民數萬國相等戰死帝聞變素服避殿賊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小閣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趨歸德復謀入關獻忠獨東陷廬江屠巢無為潛山太湖宿松

夏六月賊復走陝西總兵曹文詔等戰死。

初洪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復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由英霍取道麻城入陝會高迎祥李自成於鳳翔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死文詔憤甚以三千人戰真寧之秋頭鎮斬首五百追北三十里賊伏數萬騎合圍文詔徒步轉鬪與遊擊平安等二十餘人皆死賊乘勝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疇自汝州還救

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至發為東閣大學士。

震孟在講筵每因事規諫帝數逮繫大臣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反覆陳說帝為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帝為之引下賊焚鳳陽陵震孟歷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過寇盜徐議瘡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時弊至是將增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入至發所擬獨當帝特擢震孟與至發並入閣

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討流賊。

賊已蔓延半天。下承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賜尚方劍。

冬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罷。

震孟與溫體仁不合。給事中許譽卿好言事。有劾其為入營求遷擢者。體仁擬旨斥譽卿為民。吾騶震孟力爭。帝責二人徇私。撓亂並罷之。

十二月。賊陷光州。

高迎祥李自成陷光州。會盧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合祖寬等擊敗之於確山。

丙子九年春正月。以武舉陳啓新為給事中。

先是啓新上書言朝廷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擢吏科給事中。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後以受賕匿喪削籍。下撫按追贓。竟逃去。

三月。賊高迎祥李自成復入陝。

迎祥由鄖襄趨漢中。自成由南山走延綏。張獻忠羅汝才等竄伏鄖陽商雒山中。不能救。未幾延綏總兵俞冲霄擊自成於羅家山。官軍大敗。賊勢復振。

夏四月。罷大學士錢士升。削御史詹爾選籍。

時溫體仁以刻覈導帝。士升獻四箴。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聞。而意不悅。

有武生李璉者請括江南富戶令報名輸官士升擬旨
下刑部提問上疏言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資未
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秦晉楚豫已
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
與富家為難矣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前疏謂四
箴也士升引罪乞罷許之爾選謂輔臣不當以進言去
因言帝行一切苟且之政帝面加詰責命錦衣提下爾
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願陛下姑留臣言以為他日思
帝大怒諸臣力
救乃斥為民

秋七月我大清兵至居庸關。

大清兵入昌平連下畿內州縣皆不敢戰

陝西巡撫孫傳庭擊賊高迎祥於藍屋擒之送京師伏誅。

傳庭代洪承疇為巡撫銳意滅賊賊首整齊王據商維傳庭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又督賀人龍等擒迎祥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共推李自成為闖王

八月我大清兵東歸。

丁丑十年春二月我大清兵下朝鮮三月降南直提學倪元

珙光祿寺錄事。

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元珙查究元珙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為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無慚名教大都文聲有憾於婁東故借復社為名耳帝責其蒙飾故降

夏六月溫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日與異己者為讐帝以為樸忠恩禮無與比廷臣劾之者先後不可勝計引疾歸踰年死

秋七月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

巡撫安廬池大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

戊寅十一年夏四月張獻忠偽降。

先是副將孫應元等連敗賊於鄭州舞陽光山固始賊謀犯江北應元等扼其前復連敗之賊渠劉國能馬士秀先後詣總理軍務熊文燦降獻忠為左良王所敗亦乞降良正知其詐請急擊之文燦不聽

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

楊嗣昌入閣辦事母服纔五月道周上言朝廷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格以奉不祥之人帝不懌召道周曰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道周曰天理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無所為帝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帝曰今遂無嫌乎道周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帝曰清雖天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帝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為比帝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辯不免孔子之誅

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帝怒甚謫於外

九月我大清兵入塞燕京戒嚴洪承疇大破李自成於潼關。

先是自成復謀犯蜀諸將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為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令曹變蛟窮追設伏於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數騎遁商洛時關中賊略盡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等十餘部往來豫楚窺陝西亦以求撫給熊文燦孫傳庭復引兵敗之於閩鄉靈寶尋得文燦止兵檄怏怏而還未幾承疇傳庭皆入衛北行賊遂不可制

冬十二月盧象昇兵潰於鉅鹿死之。

山西告警總兵王樸引兵還鎮象昇督虎大威楊國柱引兵至鉅鹿高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相距五十里象昇遣使乞援不應行至蒿水橋力戰死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督

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傳庭於獄

朝議移承疇薊遼帥秦兵東守傳庭言秦軍不歸則流賊勢張且軍士家在秦久留於邊非諱則逃無益帝不能用尋又移傳庭於保定傳庭疏請召見為楊嗣昌所沮愾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劾之詔斥為民逮繫論死

三月我大清兵出青山口夏四月總兵左良玉敗賊馬進

忠於鎮平關六月張獻忠復叛

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劫奪人咸知其必叛知縣阮之鈿力言於熊文燦文燦不省洪承疇等入衛羅汝才諸賊疑見勦亦乞降文燦益自喜至是獻忠復叛毀穀城陷房縣左良玉羅岱追至羅猴山遇

伏岱被執不屈死良玉軍敗喪士卒萬人時李自成亦出收餘眾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遁去

秋八月命楊嗣昌督師討賊

詔逮熊文燦論死命嗣昌督師嗣昌言左良玉有大將才其兵亦可用詔拜良玉平賊將軍又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軍前監紀時李自成潛伏陝右嗣昌專勦張獻忠獻忠屢敗於興安求撫不許其黨多來降軍聲頗振

庚辰十三年秋七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官軍敗績於夔州

初賀人龍屢破賊楊嗣昌私許人龍代左良玉而良玉適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顧人龍曰須後命由是兩人皆不為用獻忠遣間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米收潰散走白羊山西合於汝才諸將謀會師進擊三檄人龍兵不至已而謀歸楚兵多新募賊悉銳來攻大潰參將汪之鳳戰死嗣昌以賊勢張甚乃進師彝陵下令招撫

九月李自成走鄖均張獻忠陷劍州。

楊嗣昌招諸賊自成出嫚語官軍圍之魚復山中自成
大困欲自經會圍者懈乃盡棄所擄走鄖均連陷宜陽
永寧偃師先是嗣昌欲驅獻忠入蜀蹙滅之又慮蜀兵
扼險乃調蜀精銳萬餘自隨巡撫邵捷春爭之不能得
及賊聚蜀界川北副將張令及石砭女官秦良玉扼之
竹筍坪令中矢死良玉亦敗賊遂入大昌尋陷劍州綿
州嗣昌泛舟西上至重慶徵諸將會勤賊走內江總統
猛如虎簡驍騎追之獻忠越成都陷瀘州官軍謀伏兵
遮擊賊已返走入巴州○時河南斗穀萬錢民盡起為
盜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
賑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妓紅娘子作亂擄
信去強委身事之信不從逃歸有司疑其為內應執下
獄紅娘子來救城中民應之共出信往歸自成約為兄
弟改名巖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歸自成為主謀
薦卜者宋獻策長三尺餘土圖讖云十八子主神器自
成大悅巖因說自成勿殺人散所掠財物賑饑民復造
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
歌以相煽於是從賊者日衆

辛巳十四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

先是援兵過洛者喧言先帝困天下以肥王今王府金
錢山積乃令吾輩枵腹死賊尚書呂維祺方家居勸王
散財餉士不從至是官軍引賊陷城維祺被執不屈死
賊殺福王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火王府散金
以賑饑民乘勝圍開封周王恭
枵及副將陳永福等拒却之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

嗣昌以襄陽為軍府獻忠令羅汝才綴鄖陽兵自率輕
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將吏取軍符以二十八騎給入
襄陽城夜半從中起城陷賊縛翊銘屬危酒曰吾欲借
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害參
議張克儉遊擊
黎民安等死之

三月楊嗣昌自殺。

嗣昌旋師至荊州沙市聞襄陽洛陽陷憂懼不食死以
丁啓睿代為督師啓睿憚李自成不敢討聞張獻忠在

固始稍弱請專
勤獻忠從之

我大清兵圍錦州。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

三萬進次松山。我太宗文皇帝親督戰。三桂王樸等俱
夜遁。曹變蛟走入松山。與承疇堅
守。帝命順天巡撫楊繩武往援。

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於信陽。

獻忠棄襄陽。連陷樊城諸州。縣良玉從南陽間道進兵。
大破之。信陽降。其眾數萬。獻忠被重創。東遁。副將王允
成復敗之。望雲寨。眾散。且盡。獻忠走依李自成。自成欲
殺之。羅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兵力。乃給以
五百騎。俾遁去。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軍潰於新蔡。死之。

李自成破河南。勢大盛。帝以宗龍總督陝西。別敕保定
總督楊文岳會師。宗龍馳入關。與巡撫汪喬年調兵。兵

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兵隸麾下。急出
關。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奇及虎大威繼之。宗龍與
文岳合兵。結營保兵。宵潰。走陳州。宗龍穿塹。拒守八日。
矢石俱盡。夜半潰圍走。被執。死。賊屠項城。商水。扶溝。陷
葉縣。圍左良玉於鄆城。帝乃擢喬年為總督。

召周延儒復入閣。

延儒所取士。太倉張溥。結同邑張采。倡為復社。與東林
相應。和四方。好名者爭歸之。聲氣通朝。右里人訐其倡
亂。事下所司。嚴究。溥念延儒相。事可解。乃說之曰。公若
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為然。溥乃屬吏部郎
中吳昌時。為交關。近侍會帝。思用舊臣。遂詔起延儒。延
儒至。復為首輔。悉反溫體仁所為。中外頗以為賢。時溥
已卒。采上疏自列。復社事遂置不問。

冬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鎮。總兵官猛如虎死

之。

如虎隨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來攻如虎憑城拒戰殺賊數千及城破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帝自稱力竭遂被殺參政艾毓初知縣姚運熙等皆死之賊連陷南陽汝鄧十餘城再攻開封帝乃釋孫傳庭於獄以爲兵部侍郎帥師往援

壬十五年春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於襄城死之

初秦中精銳盡沒於項城喬年集散亡得馬步三萬使賀人龍等分將之攻賊老砦於襄城自成解圍來救人龍等不戰而走軍大潰喬年被執罵賊死賊遂陷陳州歸德復圍開封總兵陳永福射中自成目賊攻益急左良玉藉口勦張獻忠不赴援帝以孫傳庭總督陝西救誅人龍傳庭乃數其開城謀歸新蔡襄城連喪二督罪斬之

我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不能救城破巡撫邱民仰總兵曹變蛟等死之承疇與總兵祖大樂降寧遠關門

勁卒盡喪祖大壽以錦州降杏山塔山皆下帝論逃將罪誅王樸鐫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貲賂權要故樸以外皆獲宥

夏五月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總督廬鳳軍務

獻忠陷廬州含山巢廬江無爲六安諸州縣南京大震詔逮鳳陽總督高斗光起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撫宜府取公帑饋朝貴坐遣戍至是禮部侍郎王錫袞薦其知兵周延儒力贊之遂自戍籍起用

秋七月左良玉兵潰於朱仙鎮諸鎮皆潰

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援楊文岳合虎大成楊德政方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走襄陽衆皆潰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巡撫高名衡議決河灌賊偵知之遂移營高阜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廬舍人民蕩

盡賊浮艦入城無所得拔營西去帝屢趣孫傳庭出關
值大雨連旬餉不時至開封既陷急攻賊於南陽敗之
追奔三十里至郊縣之塚頭賊棄甲仗軍資於道官軍
趨利遂為所乘大潰傳庭走入關賊悉眾攻揚文岳於
汝寧汝寧陷縛文岳擊殺之時河南郡邑無不殘破朝
廷不復設官遺黎多結寨自保大者洛陽李際遇汝寧
沈萬登南陽劉洪起兄弟眾各數萬諸小寨附之或
降賊或受朝命復互相吞併中原禍亂於是為極

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帝憂甚周延儒自請視師駐通州一無籌畫惟與幕下
客飲酒娛樂而日馳章奏捷及我大清兵至懷柔趙光
抃合唐通白廣恩等八
鎮兵邀戰於螺山盡潰

癸未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

自成初無遠圖所得城邑輒焚燬棄去及灌開封敗秦
軍羣賊皆來附乃脅崇王由櫝使從軍陷荆襄諸郡殺
相陰王儼鈺遂犯承天焚獻陵徇下旁近州縣自號奉
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眾各

數十萬自成尋襲殺汝才并其眾改襄陽曰襄京設官
屬僭號新順王自成每陷城邑令軍士毋得入室寢興
悉用單布幕綿甲厚百層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
匹冬則以裊褥藉其蹄剖人腹為馬槽馬見輒鋸牙
思噬騰山嶺直上水惟憚黃河若流泗涇渭則萬眾翹
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塚
墻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誘官軍步
卒長鎗三萬擊刺如飛騎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
者不殺守一日殺什之二二日殺什之七三日屠之
凡殺人束屍為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環堞下馬兵
巡徼無一人得脫者獻
忠雖至殘忍不逮也

夏五月張獻忠陷武昌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死之

獻忠連陷蕪黃武昌以復輿沉楚王華奎於東湖大殺
楚宗及居人浮齒蔽江逢聖方家居戴家人至礮子湖
鑿舟沉之死
者二十餘人

秋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

獻忠據武昌僭號西王設官屬李自成在襄陽聞之遣使譙讓左良玉復西上獻忠懼率眾陷岳州欲渡洞庭湖下於神不吉投玦而詢將渡風大作獻忠怒聯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進逼長沙吉王惠王桂王皆遁入廣西

冬十月李自成破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安諸郡。

傳庭戰歿賊遂犯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乃詣米脂祭墓改延安曰天保府傳檄榆林參將劉廷傑與總兵尤世威王世欽等集眾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忠烈為天下最帝遣副將熊通往援通至降於賊併為賊說

十二月周延儒以罪賜死。

初延儒薦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債事延儒無憂色又信用文選郎吳昌時及門下客盛順董廷獻等皆因緣

為奸利是秋山東僉事雷縝祚劾志完縱兵淫掠御史蔣拱辰劾昌時交通中官漏洩機密詞皆連延儒帝親鞫志完昌時於中左門察其事皆有迹遂逮延儒時舊輔王應熊被召延儒留宿道中冀應熊先入為之解帝知之命應熊歸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法司以戎請皆不許至是志完昌時棄市詔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甲申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大清兵春正月朔李自成僭號於西安

自成僭稱王國號順改元永昌設大學士以下官封其黨劉宗敏等為侯伯馳檄遠近指斥明帝明帝集廷臣議欲親征決戰李建泰家曲沃富於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抵保定賊鋒已逼遂入居城中及京師陷後數日保定亦陷建泰竟降賊

張獻忠寇四川

先是獻忠自湖南入江西連陷吉安袁州建昌撫州諸郡至是自荆州趨蜀陷夔州秦良玉馳援敗歸遂陷重慶殺瑞王常浩陷成都蜀王至澗關府死自是蜀中郡縣俱沒賊大肆殺掠畿無子遺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遣將犯畿南陷真定李自成陷寧武

關總兵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馬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皆死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至大同宣府監視中官杜勳蟒玉鳴騶迎賊三十里外

三月督師李建泰請駕南遷

建泰自保定疏請明帝諭閣臣曰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帝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帝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

臣盡亡國之臣遂拂袖起

李自成犯居庸明中官杜之秩叛以關降

杜勳從賊至維入城勸帝自爲計帝叱之出仍縋下語守城諸璫曰吾輩富貴固在也

李自成陷京師明帝崩於萬歲山大學士范景文等死之

丙午日晡外城陷明帝登萬歲山望南城烽火徹天歎息曰苦吾民耳遂命分送太子定王永王於外戚周田二家劍擊長公主令皇后自盡翼日昧爽內城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復登山書衣襟爲詔曰朕涼德貌躬上于天咎然皆諸臣誤朕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以帛縊於山亭太監王承恩從死自成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等騎而從賊分宮嬪各二十人金星宋獻策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皆井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羣賊擁見自成自成合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後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及俟賊

醉斷其喉，因自刎，自成命葬之。登皇極殿，據御座，輒日眩頭暈，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景文與尚書倪元璐、侍郎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少卿吳麟徵、庶子馬士奇、諭德周鳳翔、劉理順、檢討汪偉、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太僕寺丞申佳允、員外郎許直、主事金鉉、成德等皆死之。其餘侯伯、駙馬及廷臣、死難者數十人。宮人魏氏等二百餘人，俱赴水死。賊殮帝后，以柳棺置東華門外。襄城伯李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去。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塔，血流被面。賊眾持之，自成以好言誘國楨，使降。國楨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藁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寢前自縊死之。羈太子及定永二王於宮中。越三日，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百官入賀。陳演首勸進，自成不許。悉付賊將劉宗敏營中，拷索賂賄，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

夏四月。大軍破李自成於山海關。

初，明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燕京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妾為賊所掠，大憤，急回關，遣使乞降於我朝，求共討賊。自成率眾東犯，我大軍入關，奮擊大破賊，追北四十里，自成奔永平，殺吳襄，走還京師。

五月。大軍定京師。

李自成敗還，僭帝號於武英殿，遂焚九門城樓，挾太子二王西走。大兵至，故明諸臣迎於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以禮葬崇禎帝后及熹宗、懿安。后令臣民服喪三日，自成奔山西。

我大清定鼎萬萬年。

明史學要卷八畢

... 大軍至京師

通鑑肇要後序

往者。

篠山侯在子欲重刻通鑑肇要。詢諸其臣金森明庸。明庸爲慫恿之。乃命幹其事。因令儒臣菊池履池田惠等校之。業裁及半。而二子相踵病歿。遂屬余續竣其事。於是旋加訂正。訖今

通鑑肇要後序

通鑑學要後序
剗刷告成焉。夫涑水紫陽之爲編。照
耀萬古。而天下莫不崇奉也。第卷帙
浩瀚。人或不易獲。斯書蓋學二史之
要。節縮以成編。則其叙次簡明。燎如
指掌。不必待二史也。今蓋學要編
在子之此舉。俾人易獲者。其嘉惠士
林。豈淺少也哉。嗚呼。二子之於斯書。
執勞於其始。而忽焉爲隔世之人。今
不及覩其成。洵可悲已。余故署顛末
於尾。不敢沒其勞云。天保五年甲午
夏五月美濃長戶讓撰

昔余爲古而天下莫不崇奉也... 夫正其美艷... 然亦不... 亦... 其...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天保五年甲午仲秋發兌

三府書林

西京

大坂

全

東京日本橋區
通巷丁目

全二丁目

全芝區三島町

全淺草區

全日本橋區
茅町二丁目

全淺草區聖天町

全淺草區聖天町
槍物町九番地
四十九番地

勝村治右衛門

河内屋喜兵衛

敦賀屋九兵衛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須原屋伊八

鳥屋儀三郎

抽那傳一郎

